尊周錄

坤

リ 6
4076
2 中

伊6
4076
2-2

尊周録卷之四

楊山趙重健書

薪膽大義

臣謹按本朝之於　皇明其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原天理根人性而不可泯者縱因一時之危迫不免事昆之辱而金珠史幣往來之際卧薪嘗膽之志寂寓於其間耳惜乎天心已醉北庭无釁而疆域之内憂虞叢棘誠恐終無以酬　聖心之所欲而追　寧廟之遺志嗚乎悲夫

仁廟

都督秦公崇煥府回揭文曰奬邦二百年被　列聖嘶摩之
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保其先王宗廟至于壬辰重被再
造之洪　恩小邦無國而有國百姓無生而有生大德如天
何日忘之蚓蛇微物尚能知報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惟是壤
地褊小財力綿薄已未之役精銃已喪丁卯之變創殘彌酷
生聚未集教訓靡暇痛心忍辱姑許羈縻誠出於不得已之
計小邦固已無隱於　朝廷而閣下亦必諒察其情勢也若
乃大義所在一心永矢戮力同仇庶效敵愾之志顧何肯須
刻而忘乎懷倘王師正興九伐斯張小邦兵力雖甚寡弱憑
仗威靈鼓動衰竭于以報　皇恩而雪國恥寔不穀之願也

辛未

壬辰十二月胡遣差曰爾國待之以天使之禮可乎遂索黃
金一萬兩　王嚴辭而拒令諸道調兵赴西癸酉春遣金大
乾于胡中諭以絶和之意帥臣金時讓鄭忠信留大乾於灣
上遂上疏言歲幣漢唐之所不免強弱有所不同今不可失
其歡意　王大怒曰金鄭等畏其喪元擅留使臣以沮人心
予欲斬首以警衆也遂下　教曰勝敗兵家常事金人雖強
未必每戰必勝我軍雖弱未必每戰必敗古語云志士不忘
喪其元又云兵驕則敗今日武士若能忘身殉國則破此驕
兵不甚難也噫人生世間無長生不死或忍辱苟生以為人

笑而猶不免於一死或死於女子之手而草木同腐莫若募
義當前以成丈夫之志也虜之侮辱雖出於無厭之性其發
此難從之請無非孤不賢之致言念慙靦無以為心此虜若
或來寇寡人當進駐前路激厲將士兼慰西北軍民此意言
于廟堂
丁丑下城後　王以計窮力盡屈意圖存之狀具一咨抵陳
都督弼範冀得轉聞　皇朝又令平安兵使林慶業求得備
申歇者齎咨抵洪都督承疇以冀一徹天鑑凡三往還始得
回咨略曰貴國一段苦情天人共鑑即為轉達　宸聰則惻
念遐方甚為勤切貴國歷世貞順勞不可泯雖暫迫時勢見
屈於虜中國文武方切齒軫念豈復忍督過安心協力以效
亲榆又曰賢王以英明之姿遭陽九之會胡馬猖獗荐食屬
藩而我不能整師翦滅此乃貴國之封敝也貴藩世效忠順
一朝行成於虜勢窮力屈莫可如何此亦　聖明所深惻也
甲申　崇禎皇帝訃聞　王自西郊飲泣還宮臣李一相題
詩曰日莫西郊　彩仗還中原消息渺　龍顏忠臣烈士崩
心慟只在窮兵碣石間
己丑臣李敬輿進謚議曰惟王不幸值陽九之運播越孤城
終始秉義識亡不撓及至國事已去勢無可奈不得已以樂
天之仁為　宗社生民之計萬折必東之誠曷嘗有一日忘

哉臣嘗入侍 王語及 皇朝至於嗚咽不能成聲臣每思之肝膽欲裂式至今日天下事勢又與向日有異 練主改題時清國賜謚取舍亦難況他日昇祔之後 寶座相聯昭穆儼列而謚上二字獨有異同榮辱所關實為未安亦非十三年薪膽之 聖心合有權宜之道

附記聞

王輸忠 天朝出於至性常嘆力弱不振而曰寧以國斃義當死守丙子之亂褫在呼吸而猶率羣臣行望闕禮於元朝君臣上下抆血相視逮媾成還都於馬上痛哭失聲東陽尉申翊聖曰 王之此心足以雪恥中興也自後每值 聖節必就後苑容伸誠禮北望悲哀涕淚如雨嘗講詩至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王嗚咽感歎不能成聲遂臣莫不揮泣而退及至錦州之役一念痛迫如不欲生

○臣金尚憲已見斥和篇姑取其有關薪膽者著之

戊辰上疏曰臣伏念寒暑不輟則衮褐不可廢敵國未滅則戰守不可忘願 殿下克厲薪胆之志增修保障之地免使國家再辱焉嗚乎毋信一時之要盟毋忘前日之大德毋過恃虎狼之仁毋輕絶父母之恩誰以此為 殿下恳〻陳戒乎夫以千里為讎人役古今所羞每念 先王羮文萬折必東之語不覺泣涕沾衣伏願 殿下念之哉

己卯二月疏曰伏聞發兵五千助瀋陽犯　天朝臣不覺驚惑隕涕當初國家勢弱力屈姑為目前圖存之計而以殿下撥亂反正之志卧薪嘗胆今已三年雪恥復讐庶指日可望豈意愈往愈微事事曲從至於無所不為之地自古及今既無不死之人亦無不亡之國死亡可忍逆從不可為今有人助冦警攻父母　殿下必命有司加以王法此天下之通誼也今之議者以為禮義不足守試以利害論之徒畏強隣一朝之暴而不懼　天子六師之移者非得計也丙丁以後中朝之人未嘗一日忘我國特恕其之救而敗我戎非本心也今若聞我國之人為倀鬼於虎前問罪之師雷奔霆擊恢風一日直抵圻島則毋謂可畏者獨在於瀋陽也人皆曰彼勢方強違之必受禍臣以為名義至重犯之必有殃與其負義而終不免於死亡曷若守正而俟命於天乎然其俟命者非坐而待亡之謂事順則民心悅民心悅則根本固此以守國未有不獲其佑也　太祖大王建義回軍立二百年鞏固之基　昭敬大王至誠事大被壬辰拯濟之　恩今若棄義忘恩忍為此舉則將何以見　先王於地下亦何以使臣下忠於國哉伏願　殿下赫然改圖勿為強暴所奪勿為邪議所誅以繼　太祖　宣祖之志以副忠臣義士之望前日柳琳之行臣居遠事迫未及獻言茹恨在骨尚今耿耿

○臣李敬輿已見斥和篇

戊寅疏曰 出城之舉言之氣壓然有可談者抱羞忍恥以
畜後效亦一不得已之權道君臣上下同死社稷之外舍此
無他天地 祖宗想亦怨 殿下矣當時 殿下亦以自怨
自期之 殿下倘能奮發動以燕昭越踐為法俯仰無怍自
強不息則三田之拜不為辱矣卑辭厚幣不為辱矣天下後
世為之歎服而 天子明見為之矜憫光復之功指日可期
無疆之休延及後嗣一時之屈萬世之伸終為英雄豪傑之
事業矣如其不然偷安一時養成鴆毒以不可信為終可信
以不可絕者為終可絕以權為常美假成真動違天則強拂

人情則皇天 祖宗眷顧之意東土臣民期待之心無復在
於 殿下矣是 殿下自絕於 祖宗臣民雖欲蒙恥滅義
苟存國家亦不可得之矣

○臣林慶業

公字榮伯忠州人早事弓劍宦遊邊鄙 崇禎庚午以討孔
耿功 詔賜金花甲以褒之公受 恩感激期以死報丙子
虜寇渡公方任義州欲以輕騎徑搗巢穴而不果洪公翼漢
被執北去公握手歎曰此真男兒事生能扶大義死可光竹
帛虜將歸驅朝鮮兵攻椵島公與柳琳赴戰虜使公為先鋒
公紿曰在島輜重前鋒當取之胡恐失之忽自前驅使公殿

公放開一路許　天兵脫去（都督沈世魁在島死）戊寅為平安兵使奉
上旨具國咨使僧申歇密付錦州都督洪承疇（凡三往還）庚辰虜
將攻錦州徵兵甚急公與李浣赴戰公密令二船載申歇入
登州報曰　世子大君既為俘虜中今日之事宗被驅迫豈
有犯上之心而然哉既至且戰去丸放炮以示不犯之意（公始臨陣欲反炮擊胡世子止之）後承疇降虜具言前後事虜大怒拿公以去
公自度比至此勝不屈則死遂從金郊驛自髡而逃賃艇西
浮欲抵登州誤泊海豊知縣繫囚之舟師大將朱文郁（稱皇宗爺）
在登鎮僧獨步（即申歇漢人嘉其義名以獨步）曰朝鮮將來者必是林公前
者屢使吾屬通信上國今必見洩而逃死至此矣宗爺差人

往見之公在獄辯訴宗爺復遣中軍撞破圓門拿其倅偕去
帝諭曰朝鮮揔兵林慶業該國失守之後不忘中朝屢遣
信使宗忠義貫日之人從速放送于舟師鎮知縣等次第科
罪公至登州宗爺執手泣曰老爺身在東藩心懸上國每與
獨步豐ニ稱賞今日相遇喜不自勝夫丙子之禍何以致之
公曰此固迫於事勢計出姑息既獲罪於　天朝吾甚慙焉
本傳云公對曰深河之役虜怨宗深侵掠無虛歲丁卯大舉入寇方張難遏遂與講解丙子春上信使李廓等入其國胡始建偽號脅令恭賀廓等抵死不屈而還臺臣洪翼漢吳達濟尹集等力陳大義遂與絶和丙子冬鐵騎長驅不顧諸鎮越江五日直擣京都大駕入漢山虜築長圍勦攻四十六日孤城彈月援兵不至粮盡食馬計窮力屈士卒洶ニ詣闕讙吸曰今不可急和吾當毀城而出庙壇夏恨方議乞和參判鄭蘊以義不辱遂自刎時虜兵先陷江都　庙社元孫皆被

俘獲計出姑息不得已和虜乃貿世子大君嬪夫人挈洪吳尸三臣以歸被囚者四十餘萬吾君不以王子之遠貿傷懷而以背上國為至恨朝廷不以人物之被囚介意而以負天王為深痛其所含垢忍恥蓋為宗社計耳虜既得我國欲謀假島徵兵本朝曰爾所不從其有大禍朝廷新經屠戮怯於恐嚇以俺等將兵赴之前判書金尚寯疏陳不可被執北去俺等是勉被驅不忍前犯使前僉使金礪器先通島中欲其豫為之備都督義不苟生全島遂陷而皇舡四十艘賴我生還此老爺之所聞知也宗爺曰沈世魁當朝鮮受兵不少援救朝廷行當殛之其死非所惜嗚乎十二諸侯之中力行禮義者惟朝鮮而今卒困予甚惜之老爺言之於予心有慼慼為其藉兵資粮致陷錦州者誰執其咎公曰主將不從客將指揮朝廷亦不用力此所以敗過豈在我宗爺曰二百年防禦之地豈欲拋棄有疑貴國竟以自誤噬臍何及敢問老爺何為而至哉公曰洪承疇等以獨步徙遷事泄之胡執我以去自念枉死虜庭無以報德天朝中道脫身百死到此而虜方係累我妻孥每思之膽裂雖然豈顧私乎宗爺歎服不已本傳宗爺謂公曰有賊據島方命奈何公請載旨酒至島詐降島酋未飲極歡既醉解纜放炮船自退矣遂縛而還宗爺迎謂曰此人虎而有翼益加敬遂陳奏以聞朝廷擬封征虜大將軍宗爺築壇以待一軍震驚宗爺進曰何以北却凶奴西除流賊願先生明以教我公辭謝良久細陳方略本傳公曰奴賊吾料之熟矣兵不血刃其強易弱九連城唐站鳳凰城三處地險城堅今老爺棹八千戰艦出於伊州蓋州海州等地沿海鋪陳大張軍威以一枝兵北據鳳凰城而使分兵屯田於九連唐站為之關防以一枝兵陷入遼城而又使餘兵屯田於伊蓋海三州陸軍大都督以兵車五六萬收復錦州衛且徵朝鮮兵使之渡江畧留屯遼截虜穴朝鮮君臣宗有薪胆之志奉詔奔命當如趍父事矣且西

韃靼蒙古自古貪財嗜之以利使為西助如是則漢人之投虜者敵於老爺東人之被虜者奔入江界西韃靼蒙古曰可亦皆各返其巢真韃兵威日蹙則不待一戰而遼陽可復宗爺再拜起而謝遂具奏于朝時閹豎用事國勢已無可為流賊遂陷京城宗爺將赴難公勸令按兵觀變不聽宗爺和謂中軍馬尸周使與公共拊士卒宗爺中夜前去將軍愕然望絕寧欲自裁尸周遂紿公赴胡陣公欲乘船走獨步泄之胡將高山曰天以汝授余將何之公曰吾聞弘光即祚將赴南京今為馬賊所瞞天何必以余授汝高山曰弘光亦被虜天下為我有矣汝若從我當享公侯之榮矣公曰汝輩械杻我大臣侵陵我國家無道無信莫汝若也況天子蒙塵天下所共憤我欲奔入天朝殲盡凶奴以報壬辰之恩且雪丙子之恥回我世子大君時命大諫身先就擒甘心受死不忍偷生也高山下床執手曰汝於南朝則忠矣今若殺汝不其隘乎遂押送北京中原士夫執贄爭謁公哭曰我欲報天朝壬辰之恩救天下塗炭之民命之去矣至於此乎聞者莫不流涕汗陳兵誘脅仍令剃髮公呼曰汝雖剃余髮一寸丹心死且不渝汗曰試言汝志公曰吾志無他不事二君夫天位大寶而汝假帝號汝亦豪傑今事汝富貴必至忠臣殉節豈移心哉汝若送我于南朝則我當思報汝不聞關羽之報曹瞞乎但汝之豪傑詎及曹操不然而送之本國亦幸矣汗曰汝不忘南朝忠誠至矣非特人臣

於汝觀感於我心亦有感焉然放庸遺患我豈為之乃械送
本國　上有召對之命望闕而卒（賊臣金自點在相府以公之命且誣以罪附沈賊器遠加刑而致殞）
肅廟朝追贈兵曹判書謚忠愍（附按將軍忠義貫乎日星其在登州說話發明本朝心事甚切益可喜尚第本傳語多訛誤今改正如右）

○臣曹漢英

公字守而號晦谷昌寧人丙子以後常懷憤慨及登第感燕昭金臺故事有詩見志己卯為持平時　上候不豫　世子得暫歸而虜以　元孫去公憤然出涕曰是將舉族北轅耶遂進囊封萬言　上留中不出有奸細者洩之胡中辛巳虜執公及金尚憲以去既至詈問甚威公答曰我論我國事非有他也胡累問公答如初諸酋皆怒論以死科而猶相顧歎曰此人奚爾〻〻（猶言好〻）遂拘幽東館令朝夕俟死公日與金公賦詠自遣（今有雪窖錄三百篇行世）壬午春歸界上癸未始得還孝廟嗣服頗蒙知奬以迎虜時降屈大甚疏陳　主辱臣死之義　上曰士大夫氣節當如是　顯廟庚戌卒

○己卯封事

南漢之事尚忍言哉以千乘堂〻之國行三尺童子之所羞以　祖宗之禮義邦為犬羊之藩臣位其所隱忍而就此者是豈甘心於裂冠毀冕而專意於奉表脩貢哉將以動心忍

性增益其所不能期於復大警雪大恥也臣謂出城之後君
臣上下飲泣沫血日夜碎礪沼吳之舉不出三載而入郢之
辱庶幾一洒矣朝廷方姑息偷安未有懲創悔禍之人惟以
竭力以事敵求媚以乞憐為萬世不拔之業惟彼變詐百出
溪壑無厭責之以必不可能廹之以必不可從噫其真虎狼
也哉今以出還　世子愚我以脅令入送　元孫大君此其
心不難知入于彼者難可出而出于此者猶外府故也就令
并為入送之後託以　上候平復旋趣　世子則今日朝廷
孰敢抗義還我元孫大君而後東宮可入乎其勢將至於舉
族北轅而淪陷於異域矣況　元孫特襁褓中一塊肉氣血
未完膚革未充今忽觸冒風雪入玄氷慘冽之域能保無疾
寧有是理如使程嬰杵臼之徒立于朝廷其忍環坐越視而
不為之救乎有識之士皆以為國無人為良可痛也如彼閭
閻士女之係鹵莫不贖還公卿子弟之入質多以疎屬而獨
殿下三子一孫無一人在膝下古所謂顧勿生天王家者以
今觀之愈信臣言到此不覺胆裂而氣塞伏想　殿下當作
何如懷也曩者　王候違豫上下臣民抱胷仰屋而尚有一
縷之望者惟此二元孫岐嶷之表保全於危難之中可見天
心不絕於李氏而天未絕之我乃絕之　殿下一身孤立於
上臣恐倘有意慮所不到之虞則有　殿下國家者非

殿下之子孫也嗚乎五千汎舟之役又出此時驅了遺之殘
氓助冦警而攻父母賊天下之大義陷不測之死地人誰有
樂赴者乎人情之所不欲而強驅之可保無倉卒之虞乎臣
竊觀自古創業之君自有立國之基而子孫失其守則亡矣
故魯秉周禮未可以攻漢棄節義遂至於亡惟我 國家
太祖大王舉義回軍以創大業 宣祖大王至誠事大復致
中興其立國之基可知已今失其守則非但 宣庙在天之
靈盡傷於冥冥之中抑恐國家無以自立於天下也縱緣強
暴之所逼不得自由將何以逃不義之名於後世哉古今天
下未有臣事醜虜而終免不測之禍者劉豫之事前鑑足懲

與其民力俱竭舉族北轅而終亦必亡無寧早為之圖免貽
噬臍之悔臣竊觀我國人心雖愚夫匹婦莫不忿惋慷慨願
與賊一死而頃者 元孫之發行也傾都溢郭莫不叩心籲
天欲百其身此莫非 殿下無失德於民而 先王滲漉之
澤入人者深也人心如此何難於復讐 殿下何不及此
世子絶到 元孫未入之前下八方哀痛之教罷五千舟師
之役 君臣上下先入江都分遣諸將各據形便以待之則
賊火出兵而不足以害我大出兵則恐 天朝之議後必進
退狼顧羞畏乞和 嬪宮可還大君可歸大讐可復大恥可
雪而中興之業于 先王有光矣

○臣俞榥

公字典叔杞溪人己卯為司諫時　上候弗豫　世子得歸而虜以一元孫去公上疏極陳薪胆之義　上嘉納之

客疏

古人不云乎才不借於異代舉一世无人才臣未之信也今臣僚之不顧利害盡言不諱者乃是爰　殿下而忠　殿下也察其可堪大用者委任勿貳以　殿下一洒之志豈但已也不然而授首強隣死生惟命　春宮大君并被拘質五歲元孫未免北轅從前乞憐之效果安在哉幸今天誘其衷脫還有期難得者時惟　殿下深惟遠畨毋使弄誤為若　殿下自下城之後堅定此志保守封疆捍衛根本隱然有難犯之形則禮節可更歲幣可減　春宮可還也兵粮可不助也此志不立畏懦擾奪苟冀姑息俛俾目前皇天安得不怒民心安得不怨怒願　殿下益奮有為之志

○臣姜碩期　弼月塘

公字復而始興人丁卯降俘弘立引胡使來要盟公上劄陳金元愚衆故事請斬弘立具陳備禦之策前後凡七劄辭氣激烈戊辰又陳章請專意兵事毋忘在莒之憂丙子在江都欲自裁為　嬪宮所持不果錦州舟師之日公陳說大義使林將軍慶業通告于陳都督弘範復與僚相密議候問　天

朝未幾事泄五臣逮去有為公愼者公曰以此被禍雖死亦無愧也

○臣閔聖徵 初徵

公字士尚驪州人壬申為西伯金奴謀犯椵島潛師夜至欲借艘以濟公單騎馳往見其將曰我國於爾國兄弟也天朝於我國父子也其輕重何如胡將不敢強而退壬午奸入流言藩中謂公及三四名大夫心在南朝清人大怒拘執北去公辭氣直截終始不屈虜義而還之

○臣李必行

公字而遠廣州人東皐公浚慶之曾孫耆康慨有清名直節丁丑媾成公以前相禮退居驪州村墅永矢自廢杜門不出自號天微居士 人稱雷谷 朝廷高其義直授公應教公終不起臨終命子弟使於銘旌署以相禮幸其為 崇禎時也 肅廟因大臣諫白 命贈吏曹參判丙子錄載不仕者數人而以公為首

○臣尹文舉 號石湖

公字汝望八松公煌之次子丙子春上疏斥和南漢媾成後遂歸尼山鄉庄託以脚疾不肯仕

○臣李翊

公字雲舉 人本居全州丙子後隱于任宗之雲岩以終

世拜獻納不赴以前任王果自稱鄉人立祠祀之

○臣李泂

公字　延安人父時聘丙子後屏居洪陽遂自廢不仕以前任横城稱

○臣宋希進

公字退之恩津人丙子守清河聞媾成痛哭悲忿遂棄官歸徜徉邱園以終

○臣蔡以恒

公字士常世居咸昌丁卯赴難上章請誅弘立丙子起義旅未及團束而媾已成遂屏居以終仕止庶尹

○臣沈之漢

公字子章青松人號滄洲鈍庵公光彦之玄孫丙子春上疏斥和後以承旨出補延安虜使至當迎送公慨然賦詩有仲連蹈海元亮歸田語投紱歸

○臣任統

公字子瀞西河人戊寅虜酋徵兵本朝擬公元帥公慷慨不食曰雖死不可行果免後從世子卒於燕山官止參判

○臣李明漢

公字天章號白洲月沙公廷龜之子丁丑後與金公尚憲李白軒景奭崔遲川鳴吉鄭陽坡太和閔公聖徽林將軍慶業

密議（申景禛亦與議）遣僧申歇奏聞 天朝壬午因賊炷陰計被執
北去前後問詰公不屈不慑遂徵千金遣公歸

○臣鄭太和

公字圃春號陽坡東萊人文翼公光弼之後嘗為關西按使
與兵使林慶業議送申歇慮其泄漏佯載粮餉密授機謀
孝廟時遭遇罕盛 上嘗稱之曰有智慮識事務領相為然
凡於大義謀畫輒與講究為公協贊 聖猷終始不怠
上倚公甚重計於舉義旅西入之日使公居留委以鎮拊轉
餉之責云

孝廟

誌文（有明朝鮮國 孝宗大王 寧陵誌 崇禎己亥月日臣某官某謹製）

王以聰明睿智之聖有撥亂反正之志臨御十年克勤克儉
未嘗一日或怠海隅含生方此致綏延致以望功成治定之
日乃以己亥五月初四日 禮陟壽四十一嗚呼天之迫於
氣數之屈伸而生大亂亦必生大聖人以擬之將降大任於
是人也亦必窮厄其身以備益之故王誕降之夕彩氣呈瑞
生九載遭丁卯之難十八歲而遭丙子之乱仍質于瀋陽居
八年始得東歸旋入燕京見 大明灰燼前後二十餘年之
間天之憂戚 玉成靡所不至遂由次適而升 儲位由匪
撫而履至尊 王心知天意有在不敢自暇逸惟修德立政

日不暇給嘗語宮僚曰漢之文武孰勝皆曰文帝勝王曰武帝不忘平城之憂武帝勝嘗講蓼莪詩悽咽泣下曰詩本性情信矣況予　先恥未雪至痛窮天者乎始宅宗首起金尚墨身任大義嘗拘執在北奸人以此媒孽之稽將不測王應機善事以得解後亦眷向不少怠嘗曰宋神宗歎無人才而不用二程何也又嘗論朱子造臣曰朱子生南渡時志在經濟蓋欲人君正心克己養兵養民之外了無一事以間之也　王曰宋有程朱而不能用今不能推行其道豈不復為後人所恨也又曰君臣固難相信任將尤難韓信曰漢王言聽計用雖死不易人主苟信用臣豈有欲去者又曰每念宋高宗有宗李韓岳而蹙處江南不能進一步未嘗不悵然太息也　王將修舉廢墜振起頹綱以挽回世道以克酬聖志之所欲者卒未能就嗚乎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崩猶未洽於天下況形勢之難易又萬亡於殷周之際者天之降壽又不及文王之中身哉嗚呼痛哉三代以下惟功利是尚故多愧於天理民彝惟　王正誼明道無所計較故　聖志克定卓然如青天白日罔曰不克罔曰民寡惟厥心厥事是既是慎有欲仍治兵食者　王曰至痛在心日莫途遠又歎曰古語一二臣同不為無助無則大小數同惟目前是畜誰與我共此者故時有荆南幄對之賜其沉機妙筭有非人人

所可窺測者秉天理明聖學正王法伸大義以繼春秋大一
統之業以不負皇天生聖之意者豈非建天地而不悖質鬼
神而無疑者乎畢服康功師乎文王發揚蹈厲恐不逮事象
乎武王信義彰著昭烈近之弧矢鈇杖寤寐豪英而齎志不
伸惜乎來孝宗似之此則時勢然也　王在燕忽見五彩盈
室神龜出現苦禹治水天乃以是錫禹王志業成就則將不
在禹下矣奈何天示之兆而不畀之壽乎使天下萬世不得
受其賜歟孰謂乳之可治變之可正而陽不可終無歟匪風
下泉之終於變風其義安在豈所謂天不勝氐數之屈伸而
然者耶雖然建皇極之正明人理之晦其正大宏遠之規日

星乎中天以遺我聖子以基億萬年無疆之業則其與地平
天成萬世永賴者未嘗不同也嗚呼此可以少慰臣子無窮
之痛也

顯廟備忘記　附

曰先王痛慨時事禮羅俊賢託置心腹交修道義期挽斯世
於三代伸大義於天下此平日樹立之宏規大範也而今行
狀臣李景奭製進不甚舉論不可不特加明白寫出傳諸來世爾
臣謹按誌文製進後領府事李景奭獻議曰當此百罹之
辰宜存語洩之戒云云戶判許積陳劄曰臣頃見誌文歎
其立意之得體而尚恨遣辭之或欠痛快即伏見下都監

淨本亦草本多所刪改尤不勝慨然之至嗚呼先王臨御十一年未尚一日忘平城之憂大業未就中塗薨殂此東土含生窮天極地之痛也嗚呼　志不伸無空文已不禁忠臣志士嘔血欲死之心今乃并其文而沒之豈不痛哉　先王豈不知燕小力弱而猶奮發大義今　殿下反不敢書其志之所存於掩幽之文就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嗚呼受　先王骨肉之恩者莫如臣也念及揄揚之失真益覺悲痛之填胸伏乞　聖明深加意左參贊宋時烈又進劄曰程子之言曰一髮髮不相似便是別人容貌尚然況德業乎　上遂命不謄不印以爲防慮之地文用初本云

御製詩

怨尤那敢及天人自愧無謀到死濵此日不堪燕質泣何時復覩漢儀新心懸鳳闕頻驚夢尚切龍庭厭見春回首巖廊樞密地昔年髣髴尚冠巾

又

我欲長驅十萬兵秋風雄陣九連城指揮蹴踏天驕子歌舞歸來白玉京

獨對日記　　臣宋時烈

己亥三月十一日召對于熙政堂　上曰諸臣皆出獨吏判

留身諸臣既皆趨出　上令中官洞開門戶然後上曰汝等亦皆屏遠處既而曰每欲與卿從容說話等待屢日終無其便故今日決爲此舉庶幾罄予所懷　上因喟然曰所欲言者當今大事也彼虜必亡之勢前汗時兄弟甚蕃今則漸漸消耗前汗時人才甚多今則皆是庸惡前汗時專尚武事漸廢頗效中國之事正朱子所謂虜得中原人教以中原制度虜漸衰微者也今汗雖曰英雄荒于酒色已甚其勢不久虜中事予料之熟矣羣臣皆欲予勿言治兵而予姑不聽者不知何日是好機會來時故養精炮十萬愛恤如子真爲敢死之卒然後俟其有釁直抵關外則中原豪傑亦豈無響應者乎虜不事武備遼瀋千里丁無操弓騎馬者似當如入無人之境矣且以天意揣之我東被擄人不知幾萬而虜皆置之遼瀋天意似欲使還爲我用矣豈不有內應者耶今日事惟患不爲而不患難成對曰　聖意如此非但東方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也然難平者事萬一蹉跌有覆亡之禍則奈何　上笑曰是卿試予之言以大志舉大事豈可保其萬全也大義既正則覆亡何媿蓋有光於萬世也且天意有在似无覆亡之憂天之賦於予省不甚昏庸早使予遭罹禍難增益其所以不能且使予早習弓劒戰陣之事且使予出入彼中熟知彼中形勢反山川道里且使予久處彼中無

有畏懼之心予意以爲天意在予不至邈如此也然今臣僚
無可與共此事者予年漸高居常忽忽不知生之爲樂也自
卿上來漸有好意思卿亦孤单是可慮也然予與卿志同意
合則自有同聲相應之人矣予以十年爲期則予年五十矣
十年内不成則志氣漸衰無復可望矣世子甚賢温良仁孝
實是守文之良主生長深宮不知兵事不可強以所難責之
大槩此事不能於吾身有爲則將不能有爲矣今予絶戒
酒色不以近身每覺心氣常清身體健完豈不可保十年
耶天假十年則成敗間當一舉卿宜密與同志者議之予
嘗以爲與我共此事者其宛虜家子孫也其餘則難矣予嘗
於萬壽殿經營時引若干人微說此事以試之皆漠然不以
爲意良可痛也諸臣惟日前富貴是圖或恐因此而國亡家
覆故言及此事莫不寒心予空自慨歎而已臣起而對曰
殿下酒濯心神心心念念一以此事爲主則諸臣亦豈無忘
身徇國者乎上曰凡事當與卿密議之矣某曰今天災時變
如此夫不當爲而爲者固致變異當爲而不爲則亦宜召災
昔晉武帝創業之後全无所事故妖孽之叢萃莫如伊時
是知束手苟安亦致天怒況今所當爲者實是天經地義之
不可已者而恬然無意則天之示警不亦宜乎今之議者皆
懷恇恟或發一言則皆喪氣褫魄極可哀也　上又曰予之

所以日夜勞思惟養兵一事也卿前言養兵養民不相妨其道何由對曰此乃朱子之言也臣意以爲凡係財力者切勿浪用盡歸之軍需又行保伍之法使民丁無漏然後每三人擇丁壯一人爲兵以習弓馬之藝二人出布以養之如今御營軍之法以兵養兵似无侵及農民之事此乃周禮之意也然先立紀綱而後此事可爲立紀綱之道惟在於 殿下之無私心也 上曰此法徐當與卿相議矣

御札四月日賜宋時烈

如論大事則大臣不可不知而今之大臣皆以一時之望循序以進也幹局之人未易得原平元斗杓不無其才而氣質素欠從容似難爲精細之事沈相之源賢而無才完南李厚源多病不出有智有慮識事務領相鄭太和爲然而但不欲擔當大事是可欠也然非此人則不可卿須知此意交結得其親而後可以次第論事矣

附記聞

王初以鳳林大君質瀋遇畫師請模句踐栖會稽之蹟日夕寓目而興慕焉○錦州之戰天將一員騎白馬搶突斬胡甚衆汗患之募人能擒之鮮人遂設穽放炮果獲其將而得賞千金 王召其人即質館誅之○王嘗於後苑內除場立標親騎射未嘗一日有懈不幸馬逸致損 王趾嘗謂益

平都尉洪得箕曰國無萬世之國而人無滅義之人予寧首
義西驅期掃腥染若天心未回大勲未集則予固甘心一死
將令世子歸奉宗社泛泛洋海以之栖息於耽羅地方八
路義士如不忘先王之澤而欲存李氏之祀則國家命脉
庶不至終絶矣○嘗教筵臣曰勿煩耳目時時講武於禁中
實為陰兩之備嘗以軍服寬博不合奔突命剗夾袖之
制○相臣李景奭之被拘虜中也胡使來喝王曰豈忍受
辱至此寧斬使閉關以絶之耳命訓鍊大將李浣伏刀斧
手於帳後約以三回聆擧事虜使諦觀王色遂遜順
慰解而去○明人之流落者募得館養以寓無限之感

今都下有唐人洞云皇明宮人之流落者亦留宮中時時
聞及毅宗時事與之流涕一宮娥將死王問其所欲言
娥言請埋西郊他日殿下擧義逐奴就擒之日孤魂可以
先爲知聞云王嘗曰張良之背鴻溝約忠憤急於復讐義
理便在其矣

國挽 臣鄭斗卿詩

鼙鼓思良將詩書集衆儒菟葱龍虎氣神武帝王圖大角
明常在旄頭色欲無即今流淚滿松柏遍山隅

請定世室疏

昔孔子作春秋以空言黜王法孟子列其功於大禹武王周

公誠以其惧亂臣賊子尊周室攘夷狄之功不下於三聖之
施諸行事也今我　孝宗大王所以立仁義之道使天理明
而人心正天叙敕而五典惇則其深功著明範圍天地者豈
下於春秋哉是宜加隆　廟儀百世不遷新一代之耳目使
仁義常行五典常惇則其在後聖雖未保遽成志事亦可
使重陰之底陽德昭著終必有亡日之復矣然則國之太平
邦運之靈長者其不肇基於此哉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夫百世不遷無其禮則已如曰有之匪　孝廟而誰 相臣鄭載嵩金壽恒等因獻議力贊之遂以孝廟躋世室

○臣金尚憲 見上

○臣李敬輿 見上

○臣鄭太和 見上

○臣蔡得沂

公字詠而號雩潭天分甚高才識超詣丙子倡義旅未反國
東聞南漢不守遂痛哭入山庚辰　上命調護世子大君於
瀋陽公最見知遇於　孝廟一日手賜三詩命公和進公知
孝廟有薪膽志遂賡進致意且密奏太公兵法　孝廟尤
器重之日夜同處寢食與共 公之奴子亦得侍宿床下 每從行戰陣必
以公隨凡有疑事屏人密議或至達曙人以唐肅宗之李鄴
侯方之甲申陪　孝廟再入燕山見京邑灰燼乙酉奉駕

而東遂歸故山　孝廟手書賜問屢懇不就戊寅終于家
孝廟特遣人慰吊其和進詩云
外多勁敵內無人鶴取飄零瀚海濱舉目山河夷夏異腐心
旄葛歲華新懷王羞對章臺月洪澔忍看五國春痛飲
黃龍知有日楚囚何必淚沾巾
十年生聚越王兵一舉可屠五國城豈但我東羞怨雪却將
大義報皇京　其序畧云氏事之成不成惟在立志之如何少康有衆一旅而能復禹績光武不階寸土而能恢炎業此立志之堅篤也晉元朱高以天下之衆不能洗青衣之辱此立志之庸下也伏覩所製之詩辭甚激烈腐心受侮切尚圖報　君父之羞自此可復普天之下舉受其賜而　皇朝之恩亦可酬矣燕丹不忍一朝之忿而卒以亡國句踐能忍廿載之恥而竟至沼吳伏願勿露聲色以取无益之禍所可憂者漢朝无人勿愛千金買死馬骨得沂國不足裨補萬一倘蒙不棄豈憚赴火承此和進之命不勝感激之至云耳

臣宋浚吉附

公字明甫號同春恩津人丙子構成公見鄭公蘊圍中三劄每爲之三復流涕語人曰鄭大夫雖不幸不死國之所賴以爲重者此人既而從山路訪鄭公自是杜門不復仕累召終不至甲申聞　皇帝凶音與士友會山社舉哀　孝廟初有旨特召其告身　命刊僞號公遂一詣經筵陳說時義已交以吏曹參判赴召時　上銳意復雪與公反宋公時烈託以心腹經緯密勿公感激知遇每筵中詳論養兵養民之要及上晏駕事遂解矣終始以大義爲出處焉　顯廟壬子卒官

至左賛成謚文正

臣宋時烈 附

公字英甫號尤齋恩津人丙子隨駕入南漢以短刀條繩自隨爲臨危殉身之具構成後遂歸懷川鄉舍不復出 孝廟嘗訪人才於完南君李厚源厚源以公聞公有甘盤舊 上遂倚之累徵不已丁酉公進囊封千餘言以正心克己養民養兵之要累二及之時上銳意復讐而廷臣無有擔當者公深知 上有大有爲之姿乃以世道爲己任極言而竭論之 上大喜以密札招之戊戌以參判赴召已爻陞拜判書 上遂賜獨對又以手書致意無非尊周攘夷狄復讐雪耻之謨也居數月宮車晏駕事遂解矣公遂歸山有詩曰平生壯志鐵衣衣擬把金戈向日揮 龍馭忽然天上去泣將遺札故山歸公於是屏居于俗離山華陽洞每 孝廟諱日入深谷痛哭盡哀平生言論必以大義爲主嘗語人曰我國雖國小力弱不能述 孝廟志事惟當以朱子所謂忍痛含怨迫不得已八字存諸胷中可也臨卒遺命門人權尚夏等使依楚人祭昭王之事建祠 祠名萬東 于華陽磨厓之下 閔相公昇重嘗使燕得 崇禎御筆非禮勿動四字歸 顯廟命列巖厓 以祀 神宗 毅宗兩皇帝以左相致仕終於己巳禍後謚文正

己丑封事

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統之義於天下後世凡有血氣之類
莫不知中國之當尊夷狄之可醜矣朱子又推人倫極天理
以明雪耻之義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
地之道不出乎剛柔是則含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仁
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者其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
同情而非出於一己之私也臣每讀此書以爲此一字一句
或有所晦則禮樂淪於糞壤人道入於禽獸而莫之救也
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與我 太祖康獻大王同時創業卽

定君臣之義字小之恩忠節之直殆三百年不替矣不幸
頃者醜虜肆凶禮義之邦盡污腥膻尚忍言哉緬值甲申
之變 皇京蕩覆天下無主是則雖曰非此虜所爲然乘時
騁醜陵虐我 寢廟殲污我 皇族已爲痛疾至於 弘光
皇帝建號南方大統有在我朝雖未有聘享之禮旣是我
神宗皇帝骨肉則君臣大義豈以海外而有間哉何意天不
悔禍迸虜復肆弑逆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性命之倫莫
不有不共戴之義矣況我國實賴 神宗皇帝之恩壬辰之
變 宗社已墟而復存生民幾盡而復蘇我邦之一草一木
生民之一毛一髮莫非皇恩所及則其在今日所以懲毒憤

痛者舉天下孰如我哉況光海無道使弘立景瑞全軍投虜
使天下謂我淪胥爲夷狄　大行大王揭義反正痛洗垢衣
昭如日星則一國臣民永有辭於天下後世矣重以　大行
大王至誠享上每蒙　恩奬丁卯以後遞爲北虜所脅持幽
欝隱忍忠憤莫白丁丑後事絶非臣子所忍言者最是助兵
一事忍見於前而鄭逑抗禮寸鐵終無甚矣臣子一死之難
至於如此哉嗚呼以　先王德義之感遭此大變兵力寡弱
將相頑蠢卒未免事　皇上之深讐又不能雪臣妾之大恥
長年掩抑神武終屈抑恐壽考之不遐未必不由於此也彼
蒼者天曷其有極抑無乃使彼厚怨於我而基三戶之勢耶
殿下天錫勇智威德已著皇天之眷顧　先王之付托意必
有在固知　聖筭必已黙定而所可憂者一種頑鈍嗜利無
恥之輩若曰我已屈身名分已定則　弘光之弑先朝之恥
有不可顧此說得行則孔子以來大經大法一切掃地而將
使三綱淪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
辟違天地閉塞而混爲禽獸之類矣可不懼哉然而今日不
量時勢輕絶强虜讐怨未報而禍敗先至則亦非　先王忍
恥屈己以延　宗祀之意也伏願　殿下堅定於心曰此虜
者　君父大讐矣不忍共戴一天蓄憾積怨忍痛含寃畢
辭之中念怒愈蘊金幣之中薪膽愈切樞機之密鬼神莫

窺志氣之堅賁育莫奪期以五年七年以至於十年二十年而不解視吾力之強弱觀彼勢之盛衰則終未能提戈問罪掃清中原以報我 神宗皇帝之恩猶或有閉關絶約正名明理以守吾義之便矣假使成敗利鈍不可逆睹然於君臣父子之間吾已無憾則其貿於屈辱而苟存不亦遠乎然此事不可不以殿下之一心爲本必須克己正心齊其家而近忠直恢公道而明體統振紀綱而節財用革奢靡而紓民力使志勇謀明勢滿氣飽然後可以語此不然雖朝夕談之不絶於口亦徒爲虛言以快一時之聽聞故朱子告孝宗曰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正心克己以修政事則真實功效可以馴致真有志於恢復者不在於撫劒抵掌之間也又曰其本不在於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於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伏願 殿下以朱子此說揭諸座隅朝夕觀省焉嗚呼 殿下既以雪恥正義爲心則一身不足顧舉天下之物無足當吾心者況宴安之樂貨利之玩便嬖之私何足以一毫役其志而妨振作之功乎如此則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以贊大有爲之志也伏願深留 聖意毋忽

丁酉封事 按封事所陳凡十九條爲取簡約不能盡載云耳

臣按春秋綱目一主於大一統盖大統不明則人道乖亂人道乖亂則國隨以亡丙丁以後人心漸晦以偽爲真以僭爲正者多矣若復數十年則正統之說當不聞於搢紳伏願殿下秉天理正人心明王道立人極以承孔子朱子之功業焉

進修堂奏劄 辛酉正月

朱韋齋之言曰君臣父子无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不屬必至於斃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 孝宗大王痛 聖考之危辱憤冠屨之倒置日夜所以誓於心者罔非復讐雪恥四字而已金珠芝幣往来之中干戈旗鼓奮發之意實有所寓焉盖嘗曰生聚教訓遲以歲月當如句踐之爲又嘗曰此與學問之道無異徐徐乎無欲速也汲汲乎不敢惰也又嘗曰此志強立此心清明都在於學問此 孝廟所以志之大而操之要者也至我 顯宗大王非不欲繼述志事不幸長時在疾事不從心臣下悠泛國勢委靡此實 先王所嘗慨然者也臣於戊申筵席微發繼述之端 先王亦示頷可之意今 殿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臣雖愚昧決知 殿下足以有爲也

萬東祠

祭 神宗皇帝文曰於皇 聖帝與天合德至化深仁溥被

臣權尚夏製

萬國顧此東表最蒙涵育懷綏之恩實同內服歲在玄蛇島
夷桀逆三京蕩覆邦禽流綴　帝赫斯怒命將東出飛輓徵
發竭天下力　皇威所及妖祲隨豁生靈復奠宗社再亟凡
此三韓一草一木莫非　皇恩展也罔極蒼桑百變天地崩
坼四海腥塵　九廟荊棘甲子一周香火久絶遺民思漢含
痛罔切念昔巴人追祀昭烈楚地私薦亦有茅屋今茲廟興
古義斯則　神孫作配儼一昭穆　英靈在天雖遠不隔
按此祠之作是千古異舉爲之議者有二岐甲者曰感我
神宗哀我　毅宗而以荊人祭昭王之意建祠以　祀之
可以報罔極之恩可以伸無限之痛此事斷不可已乙者
曰禮言有功德者祀之此王者事非匹夫可議如荊祠舊
俗朱夫子未嘗稱述今以外藩一陪臣乃建　皇帝廟於
一隅下士夫陪臣而祭天子即如大夫而祭天地至引甲
申備忘中華陽洞事反覆思之終涉不便之敎而爲之案
噫當此世道幅裂黨言務勝之日一言可召便生葛藤今
且兩存其說以俟後之君子者處之

○臣李浣附

公字澄之慶州人忠武公舜一之子以武進己卯舟師之役
公與林公慶業同赴到石城堡宣言三艘漂失而使至登州
喻意於都督軍門至北汛口與都督兵遇終日交戰兩軍一

無宛傷虜甚疑之我卒二人忽投海爲天兵所得越翌日付
一封書遣還書中備言壬辰東征之恩及目今中朝危迫之
勢且有縛奴賊以來則分天下封萬户等語是 皇帝所賜
文字也一日林公喟然歎息欲捲甲歸正公曰其如貽禍本
朝何林公叫舉孝廟勗之獨世子及公挽之林公遂掩抑而不發虜既破錦州衛更令我
軍前進登萊公辭以粮竭艇壞矢疵不從汗令遣還移書以
錮公公北移德源以耕牧常以錦州一行深懷慚憤孝廟
時最荷知遇外結君臣之義内託骨肉之恩久授將領每賜
獨對論復雪事一日公在北營夜深上忽遣輿儁召公從後
苑入卧内問反修攘之策不覺夜闌乃教曰卿宜與宋時烈
交歡一心公嘗曰上志決矣臣敢不盡力然獎率十萬舟師
由海路直衝心腹則功可十五六成矣若由遼瀋轉鬬則難
可抵敵反上晏駕事遂解矣公每痛恨耿耿甲寅卒官至右
議政

○臣申翊亮

公字君度號象峰平山人丙丁以後悲憤慷慨氏除拜一切
不就提挈妻孥轉移栖息于俗離清平等山竹杖麻屨徜徉
于雲水中間俯仰嘯咏以自遣嘗因省姊入城慎獨齋金公
集在銓席欲授公副提學公聞之亟遁平日愛吟曹南冥萬
古天王峯天鳴猶不鳴之句輒彈指歎曰此怎麼氣象怎麼

力量蓋其意所寓也嘗貽書從兄東淮公曰當今之事若不務雪大恥士不可仕不務去偏黨國不可活爾遂考終于家

朴公玄石拜其墓著感吟有朝廷黨禍憂方重天下兵戈業未伸之句

○臣申翊隆

公字君弼號濠果象峯之弟丙子在江都欲自裁諸人救免虜揮劒督拜而終不屈亂定後與象峰公徜徉乎山水不仕以終官止洗馬

○臣申晷

公字晷倩號舟村濠果之子性倜儻奇偉有蓋世之氣能文章善談諧放浪乎形骸之外平生懷復雪之志慷慨自奮尤齋宋公擬於國家舉義之日直授公大司馬　孝廟薨而事遂解每蹈躧山水之間以寫悲憤一日語表弟李公元龜

松郊之孫號觀物齋

曰平生之志在於復雪而今吾已矣悲傷不自已未久卒

○臣許格

公字至叔號滄海陽川人丙丁之後絶意榮進隱居自怡性慷慨能文章有時吟咏無非思漢之語嘗送人赴燕詩曰

海外有山吾已遯域中無帝子誰朝反卒李保晩哭以詩曰

恥帝自稱滄海客入山猶戴大明天文章浩〻江河決忠義堂〻日月懸

○臣任輊

公字李由號東巖豊川人丙子聞大駕下城北望痛哭仍隱于寶盖山與滄海許公李公永白友善每對人輒言萬曆之事曰此息人可忘乎嘗愛漳溪之勝行吟夷齊採薇歌以寓意 許滄海和詩曰

我愛西河子平生節義人漳溪詩句意留待首陽春

○臣任慶衍

公字善長號蓮谷東巖之子丙丁以後知國耻難雪絶意榮進常誦文山策慷慨悲吟甲申聞中朝凶聞不復向西而坐流涕言曰天順皇帝陷虜河緯地尚居外寢苫況今 皇運淪喪者乎嘗著萬言疏將徹宸旒以貶道求合自悔遂不果上許滄海贈以詩曰

大明天地一奇男義似夷齊孝似參鬼時血指人多感雪窗氷魚子不慚

○臣申炅

公字用晦平山人丙子在江都與尹公宣舉權公順長謀糾合義旅未果自是絶意世事往家恭安之白華山下以忍痛含寃迫不得已八字粘之壁以寓意焉 孝廟初時欲議薦公公曰不死於江都城陷之日者以有家君不得私其身也既不能洗此戴天之羞沒尚溝壑是余志也諸賢知其有所守

不能強爲公裒集壬辰再造之恩數暨 宣廟事大之誠禮
作書六冊名以寄憤以見東土含生沒尚不忘之義晚年遯
跡于東海之濱以終

○臣李昌煜

公字晦卿　人丁丑後絶意仕進除翊賛不就嘗寄詩銓
相曰
縹緲西方路幾千犬羊天入淚痕邊魯連東蹈尊秦日梅福
南藏避漢年敢望春闈陪鳳輦却來秋海伴漁舷危樓夜：
看牛斗憤氣時兼劒氣纏

○臣成汝枋

公字　昌寧人居尚州丙子以後悲憤自廢倘佯山水之
間有時吟咏以見志詩云
三尺蛟龍劒鞘藏問幾年暮塗神駿志垂泣問蒼天

○臣李保晩

公字處難廣州人遁村公集之後自號大明居士或臂蒼腰
黃蹁躚于山水之間或携琴禽酒放浪乎形骸之外

顯廟

誌文　崇陵

王嘗曰予非好兵若或深思可知予意又語侍臣曰予雖年
少否德　祖宗之耻尚可忘乎凡所以崇武略詰戎兵者蓋

將默視天下之變乘機運策克紹先志焉爾

王嘗御經筵問三學士事左相許積曰此喜事釣名之人王曰事係天朝大義當如是況終能殺身踐言不可謂釣名也又曰建祠以祀如何領相鄭太和曰恐煩聽聞參判閔鼎重曰若建自士林則不可禁也 王曰唯 戊申溫泉

進士臣李重明上疏請立 神宗廟王下其議以建祠建議不一卒不行 王深嘉重明命官以褒之

肅廟 明陵附

誌文

王以天下大義亘萬古不可無者而時往事邁若將晦蝕乃於甲申春設坍於禁苑中遙祭毅宗皇帝將事之日 王感傷惻怛真若眼看天地之崩裂又命設壇於宮城北靜處名以大報歲祀神宗嘗於槐院故紙中得 皇明成化年所賜帝蹟命摹刻作寶遺命此後嗣位時勿用清國寶而傳此寶蓋將欲使萬世子孫不忘皇朝之恩也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獨我東方世守百年永有辭於天下後世此尤 王超百王并三古而其義可以建天地而不悖者也

御製

看 毅宗御筆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十四字有感辛未仲春 通下三篇即大內揭板者

宸墨分明若未乾龍蛇騰騖動毫端　聖恩如海絲無報不覺傷神涕泗汍

蟒龍衣詩 并序

宣廟朝　大明皇帝所賜蟒龍紅緞衣一領至今猶存宛然如新不任感慨題古詩以述懷焉時壬申菊月下澣

蟒龍衣一領裁縫有短長莫云製造朴　寵貺揔恩光
聖祖御無數有時十襲藏忍言龍蛇禍去邪何蒼忙萬物如脫屣此獨手提箱丁寧　天語切追憶淚盈眶嗟哉
神宗德粉骨俾也忘天地同稱大河海亦難量恩深報效
蔑恨結負吾　皇何時舉義旅雪恥掃犬羊

附按禮陵狀云禮曹嘗以冕服長短不稱請改造　王曰吾皇之賜服之無數何敢改也予於壬辰宮中之物悉去之惟皇上之賜蟒龍衣手索提出擬於他日着此以終幸荷　聖恩得有今日時復披見不覺淚下云云蓋此衣至今猶存而　甫廟志感如此云爾

萬曆御筆忠孝二字　題景薰堂

大明神宗皇帝御筆前後燕行必求覓者豈予留心於翰墨而然哉蓋無窮之意存焉幸得模本筆力異凡而無他徵信不敢臆定然念明倫堂之扁額既曰新安朱夫子之書則雖未信其必然而必鏤板高揭者良寓尊慕之意今茲剖

剛亦出於此云歲乙亥孟夏識

賜海昌尉吳恭周

至日見辛仰曆大書康熙五十年極是異事有感而作

命和

胡運古來無大安人心猶憶漢衣冠白水中興何日見甲申

追說淳沈瀾

又甲午元月初三日所賜也

新春何以祝燕氛願廓清恭運從今啓　皇朝業復明

大報壇事實

甲申正月初十日　王臨筵歎曰今年是　皇明屋社

之一周甲也河海之恩沒世難忘尊攘之義無時可申至

情痛刻尤不能已顧念四海腥膻香火久冷予欲建祠祀

之以伸微誠可乎遂下其議于朝堂廷議持難泮儒等

陳疏力請之　批有念彼　皇京感淚沾衣今茲建祠是

予至願等教至丁亥　皇坍始成壇名大報門名朝宗坍

在上苑後歲祀　神宗皇帝

備忘記

時建廟之議廷論不一　王遂下備忘記仍下蟠龍衣

詩以示意

嗚呼光陰易逝沮灘重回天崩地坼即此歲也壽亭之事追

思淹泣不有親祀于何寓哀肆予義起斷然行之蓋所以明
天理植民彝也嗚呼 神宗皇帝再造藩邦之恩天地同大
河海莫量實吾東沒世不忘者也今於建廟之事孰有異
議於其間而第或以禮節爲苟或以宣泄爲慮此則有不然
者所謂禮節爛漫商確務得當則自無難便之端所謂宣泄
只在衆胥申以重律嚴加操切則豈有宣泄之患耶嗚呼尚
忍言哉海內神州滿目腥膻遥望天壽就薦明祀嘻噫由
是論之則今日建廟不特予崇報之誠亶出於此 神宗皇
帝在天之靈亦安知不臨於東土耶尊周之義皎如日星予
志之定堅如金石斷不可已也嗚呼迨 聖祖之志事予所
勉之而此而持疑猶且不行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乎其
令禮官斯速稟處而須者儒疏中華陽洞之說反復思惟終
涉不便亦在該曹之商量也

祭毅宗皇帝文

三月十九日卽 毅宗皇帝殉社之日時建廟之議久
而未決 王特命除墠之後苑躬率百官以祭之云
於赫皇明爲華夷主功隆德厚丕冒寧普傳 十四聖式至
我 帝惟 帝初服如日之揭鉏其蟊螟勵以旰宵憂勤之
極累歎中朝伊誰恬憘召禍潢池 帝曰死守義勿去之殉
于社稷乃禮之經高穹既崩大鵬便輕虜乘其釁據我中

原禮樂衣冠盡汚腥膻凡在遐通寃憤無窮而其深痛莫最
小邦念昔康獻寔事 高皇首義田旗綏厥寵光自茲世〻
齊宋于周厥筐之供 天廢優〻祖系嘗鰿是控是訴爰須其
典我倫乃叙冦來假途辭以力斥封豕遂逞食我八域乃命
師征以亡爲存維昭敬忠維 神宗仁逮臣曾祖際 帝御
宇誓賚外攘以虔侯度兵移於我凜乎顛覆亶由力屈
非敢負德我 帝我諒曰甫可傷使价之還 息禽出常
遂拜于苑又牒軍門間關百罹寸衷愈丹粤我陪臣死扶
民彝不以本朝斯爲取斯臣祖之時 皇綱已淪春秋遺義
蚤夜圖伸亦有臣同志在除雪功之未集緊心可質先父勉
之擬述其事至臣纘緒 王風寢萎碩果不生天理其無壽
山邈矣紅閣卯墟遺傳海外蟒袍雲章於焉瞻拱若對羹墻
噫嘻甲申 洪祚所終歲環日回遏音餘恫相彼潢汚于海
是流嗟我下國孰爲綴旒義根於性息洒在心于何寄哀以
展斯忱乃治其墠乃躬其祀禮雖無文可起以義想 帝陟
降臨睨下土故國爲戎誰奉俎豆我邦雖陋我誠則至尚冀
是格右此大糈

附行祭之夜星月昭森灌甕畢忽見微雲點綴天色慘悽
小兩一陣霰霖沾灑 君臣上下莫不抆血而罷去
大報壇祭 神宗皇帝文 附 丁亥三月初九日 王親祭之

於赫 聖后誕承謨烈四紀光臨至化旁達顧我東藩偏荷
恩造昔在龍蛇島蠻肆暴八路搶殘萬姓塗炭 帝時赫怒
出師命援妖氛一掃邦祀再血欲報之德與天無極世運壇
廟貌隨燬雲鄉夏邈天醉幾時匪
慶冠裳倒植鍾鏞既移
風之思增我西悲拱辰雖切軌壤何所爰等靈壇以寓追慕
菲薄幣豈稱情禮祗將昭恪期永不怠皇靈在天左右
降陟有感則通無遠不假瞻彼中州腥穢西地念茲虔潔毋
我遐棄消吉齋躬式薦牲醴仗幄孔儼恍然陪衛龍旂
日馭髣髴東狩監茲血忱尚其歆佑

御製詩 并序

今曉祗詣皇壇已舉殷禮幾年經營竟遂至願事勢所
拘雖未準禮此固大幸也壇墠將事之除恍若玉輅東巡
獲近耿光予懷當復如何感極于中自發於吟咏所以
示不忘也嗟爾銀臺玉堂東筆之臣其各和進

大報壇成肇祀親時維蚕月屬和春衣冠濟濟班行進磬筦
將將禮幣陳昔被隆恩銘在肺今瞻神座淚沾巾追惟豈
但微誠寓窃願 寧陵聖誌遵

大享儀節 附

前二日典設司設帳殿於壇上黃帳房於壇北壁 神座於
其內南向○掖庭署設 殿下小次於 壇東門外○設諸

享官陪享官次○設饌幔○前一日設樂○設版位於壝門
內當壇北向飲福位於壇南陛之東北向○設進奠幣瓚爵
官等位於版位後（無亞終獻官位）○設燎位於壇北望燎位於其南
○設祭器○設御洗○享日丑前五刻實饌具畢大祝奉紙
牓貼付於 神座之版○前三刻諸享官陪享官各服其服
就外位○啓請中嚴○前二刻○啓外辦殿下具冕服由朝
宗門至壇中門外降輿左右通禮導入小次○贊引引監察
以下入就拜位四拜○前一刻進幣瓚爵官等入就位○洗
瓚爵○啓外辦禮儀使導 殿下至東門外執圭詣版位北
向立○請行事○瘞毛血○軒架作景安之樂烈文之舞作

八成禮儀使跪啓請鞠躬四拜興平身 殿下鞠躬止平身
在位者同○樂九成執禮曰行晨祼禮 殿下盥洗詣尊所
西向立登作肅安之樂禮儀使導 殿下陞自南陛詣神位
前三上香祼獻幣降復位 進熟軒架作雍安之樂奠牲樂
止○進奠幣瓚爵官陞詣尊所北向立執禮曰行初獻禮禮
儀使導 殿下詣尊所（向立上同）登歌作壽安之樂無（上仝）執尊舉
冪進幣瓚爵官酌醴齊近侍以爵受酒禮儀使導 殿下
陞自正神位前（上仝）北向立跪啓請搢圭在後者皆跪近侍以
爵授進幣瓚爵官進幣瓚爵官捧爵器進禮儀使啓請
俯伏興平身 殿下俯伏興止平身在位者同樂止進幣瓚

爵官皆復位禮儀使尊殿下降自南陛復位文舞退武
舞進軒架作舒安之樂樂止○行亞獻禮如初獻儀惟軒架作壽安之樂
昭武之舞作酒酌齋又殿下復位之下無軒架作舒安之節
四拜○徹籩豆登歌雍安之訖軒架景安四拜○樂一成軏
禮曰望燎大祝以篚取祝幣近侍以巫奉紙牓詣燎所殿
下詣望燎位北向立軏禮曰可燎近侍奉紙牓大祝取祝幣
楚之置土半坎壇司監視禮儀使啓禮畢殿下還小次
釋主
臣謹按右儀注如設帳殿紙牓燎所等外并詳於五禮儀
廟社親享條茲竝畧之惟撮其節目中不可刪者立剛
序次而已顧伏念獻禮一節三獻并親將事體自別義重
縮芋謹稍致詳以寓聖朝朝宗之感云
御製詩并序
光陰倏忽甲申載回是歲春暮乃大明毅宗皇帝身
殉社稷之月也追思憾愴曷有其極遂以一律畧伸痛
懷
毅皇寶墨每擎欽甲申重回益愴心昏夜郎聞園寢哭曙
天忍道壽亭臨中朝再造恩隆厚東土千秋感至深可耐
今辰悲且惻空瞻故國淚盈襟
今甲申三月十九日卽皇朝淪陷之日也且悲且感

不能自已爰詢輔臣義起設壇於後苑春塘臺之上奉
紙牓陳牲牢章百官少伸情禮庶無餘憾也
噫嘻今日此何辰遥望神州愴若新爲就園林壇墠設躬將
珪幣菲忱伸一輪霽月浮懸幕五夜春臺會搢紳　靈位
共瞻餘痛切君臣孰不淚沾巾
建廟事
莫須建廟更持疑德海恩山忍忘之況是重丁　皇祚絶永
懷一倍黍離悲朝宗大義伸無處崇報微誠爲在茲豈但
平生吾願遂寧陵志事庶幾追
以神皇建廟事特下備忘詢諸大臣矣事多難便不廟
而壇雖違初心幸莫大焉蓋禮之親享歲一爲之而有
故則攝行下文
苑外治壇壝高門揭大名後苑西墻新作步輦出入之門名朝宗　尊周心愈炳
崇報禮纔成自此無遺憾從今展鄙誠年年親享日揮淚望
神京
大報壇大祭連歲攝行曷勝缺然脚病雖未瘳今春大祭
親行矣
皇壇歲一薦精禋於此區悃少伸行步雖艱何所恤每瞻
黼座感彌新
因覽春秋有感

筆因筆削聖心光尊攘實爲一部綱周室衰微猶切愍中原
淪沒朔堪傷誦經講義今惟久雪耻除凶詎敢忘昭烈慨然
流涕意使人千載感歎長

題句踐嘗膽圖

念然思雪耻廿載一心營取膽長懸座治兵却務精果能吳
釁伺終得越謀成有志虛消日對圖氣不平

題趙孟頫八駿圖

松雪多才藝八駿畫愈工闕時疑動鬣帝處若嘶風初得遼
陽市偶來紫禁中每看題卷內感慨意無窮

題荆軻大鬧秦宮圖

燕丹遣壯士西入犯強秦督亢繪開匣銛鋒已近身鹿盧忙
負拔手搏正紛繽欲識荆卿勇畫中目尚瞋

題崇禎御筆福字障字

吾皇神畫古今高政似鸞翔又鳳翱翰墨一臨何璀璨滿樓
丹雘盡光焰

謝使臨昌田自燕都召見便殿遂賜一絕

十年薊北乘軒丞道路山川歷歷記甲申去歲重回甲應見
華人盡扶淚

皇明英烈傳翻解舊本疎畧太甚故命僉正沈廷輔仍改
諺譯訖自題四絕使觀者知所以興感不忘云

天生聖主濟蒼生嘉瑞同符夾馬營手提三尺草萊起掃盡
腥塵寰宇清
長孫同德汗青譽朝罷深宮頼輔助倉卒軍中頻忍饑備嘗
艱險少寧處
高皇錫我朝鮮號禍慘龍蛇孰再造使度恪恭三百年如天
帝德若何報
忍道孤城月暈年自茲不復更朝天痛哉申歲今周六故國
無人薦豆籩
偶閱篋笥得一古紙乃 孝廟潛邸西狩之日具鏹製呈
之四韻則甲申首秋也追憶往事不勝憾愴遂用其韻少
伸下懷
龍潛昔日幾西遊九載風塵滿御輪故國山川回首迥殊方
道里啓行悠仰惟聖祖無窮意長望神京不耐悲小子今辰
追往事心肝摧隕涕空流
敬題 神宗皇帝御札御筆下方
神宗寶墨求之頻今日邦圖幸得真盥手遂擎光彩動焚香
一展感嘆新雲章璀璨超千古天札諄勤諭輔臣短律揄揚
何敢望流傳但願萬千春
敬和皇明宣宗章皇帝聖製早朝詩 并序
偶於靜攝中得石刻 乃宣宗章皇帝御製御筆早朝

詩也獲手聲來不覺淚下沾衣遂取精綃模出一本訖
命宗臣西平君挑寫下方作障子并與印本珍藏而眼
眚如此得此至寶而不能玩又不免倩書是可恨也崇
禎紀元後九十一年戊戌冬十二月壬申題

惠風乍動拂朝衣爛漫春光滿紫微黼座端臨天日表簫韶
樂奏鳳凰儀門前花柳迎春仗殿外香烟住彩旂賡韵此辰
悲感切奎章御墨寶良稀

隆武壹銘

美哉小殿臨彼會祥初月暉暉八松蒼二萬機有暇緩步登
堂志氣恭然百憂都忘迨天未雨修我自強時翁徼狝萃試
禁場安不忘危治可久長克壯厥猷廓清四方

附記聞

王以武畧不競爲憂郊幸每操練江上又閱武後苑以試才
命羣臣議定防胡陣法　命刊大明集禮親製序文以寓感
漢人之流寓者廩其身而用其子孫　王嘗曰春秋大義
是予家法此義一晦人而獸矣　筵臣嘗因講朱子書至義
理無限歲月如流之語遂進曰即今國恥未雪　聖謨未展
而仰看　天顔已非昔時王爲之愴然嗚咽　王嘗臨筵教
曰我國之於皇明仁深澤厚萬世難忘丁丑之舉不得已
也復讐雪恥固非朝夕之所可期而至於疏章之間亦未聞

慷慨之言　神宗罔極之恩有若全忘心常慨然　甲申三月備忘記曰嗚呼今十九日即運移　皇朝之日追先朝不世之渥念　列聖服事之誠只自嗚咽昔我　仁廟當天翻地覆之日猶不廢熏香望闕之禮今丁此日豈不設祭耶此心耿耿消鑠不得其令禮官議大臣稟處

臣朴世采

公字叔度號玄石羅州人高麗直臣尚衷之後嘗以丙子舍痛飲恨晦遯草莽餘四十年遭遇甫廟旌召沓至辭章日月不循時例及其赴朝　上命於告身特刊年號公仍進萬言疏大意以爲枕戈嘗膽不昧乎大義蓄力相機以善其後圖苟不能然是將冠屨倒置綱常斁絶國不爲國而人不爲人云蒙　上殊遇位至三事而薪膽大義平生以之至乙亥卒謚文純

書札

萊山啓本　啓有吳三桂鄭錦擁立毅宗第二子改元周啓之語　聞之不覺感涕汪然其已傳檄日本而不及我邦雖傾江漢之沒不足以雪此恥憂憤之極行將自病矣　辱覆反以吳檄之不及爲幸台旨大抵謂當世之計如欲倡義歸正則事未必成而先受大禍愚竊以爲不然也我國西北沿江亘千餘里列鎮防守而設屯田募士兵爲禦虜之長策嘗聞玉城張公之論不過得

五萬兵可以辦此如或不幸充斥預令邊郡清野保險各治其民而惟我　君臣遷國入海與　皇朝協力則不過數年讐虜自滅矣今天下大亂　王室中興荆楊遺氓舉我執殳先驅願爲　朱氏死此正我東沫血自誓贖前愆垂後法之一機會丙丁出城尚可諉之後圖今失此機了無自新之路思之凜然惟當以夫子之告良公請討孟子之勸滕文死守者爲法苟其上告旁喻而枘鑿不入奉身而退以清吾心而存大防宜無所不可也今見中國有恢復之勢而海邦便安永作夷狄之臣妾其責實在於執事而有些持疑未恐訐不先定後悔莫及而好議論者必且滋惑也　與九齋書甲寅

答金棒書

海內思奮英俊雲興而獨我東方莫敢窺鴨綠一步徒自困於私闘中夜思之不覺氣塞

答尹子仁書

北方有事足令跛躄者奮起然於平日一無綢繆之備安能爲修明義理之本耶第增激昂

答金榦　庚申

前有枕戈之愆後有冠屨之義士苟有志於當世雖甚卑微亦未始不相関則向来先輩或處或出其歸皆致謹於如此未鄙劣二十年間未嘗一脚出門以窮自附於君子

之道矣

答李季成書

楊經畧去思碑謀所以再立今日尊周大義無所託寓此又弁髦之重可痛傷

與金久之壽恒

大義一明規模先定則成敗利鈍雖難逆覩而於君臣父子之間卽可以無憾矣與其宴安鴆毒之患日滋枕戈嘗膽之志日忘重爲朱先生之罪人豈可同日語哉此世未所謂今日之患不在力小兵疲而在於不通春秋之旨久之今過皇城未泰必油〻不知大江之南尚有 朱氏苗裔能繼周漢故事否徘徊涕泣將有慨然於懷者必欲聞古人復讐之義以究文正公忠義之傳矣

臣尹拯

公字子仁號明齋魯西公宣舉之子丙子虜難毋李氏殉節于江都公遂永矢自廢平生蹤跡未嘗一及城市 兩朝徵辟位至台鼎而終不出嘗次淵明歸去來辭曰冀公私之一洗時廢食而忘衣奉天運之蹠戾悼精衛之力微人生荏苒歲月流奔三年泣血廿載衡門云臨終戒門生不用北來物襲殮

題吳忠烈集

嗚呼南漢之事苟忍言哉國勢不振人心恬憙生於其後者殆不知有當日事若徵此編之存其不至於日遠月忘而甘心於左衽者幾希 國家欲繼述 孝廟之志事以明天理民彝於百世則此編當爲指南矣殘喘雖垂死顧且扶目而見之云

英廟

御製詩

登西將臺 歲庚戌上展掃寧陵回駕入南漢述此詩命諸詞臣省和進焉

回駕直登西將臺君臣說往日皆來忿然慷慨不能抑惟有善承善繼哉

備忘記

噫歲月寢久人心狃安予嘗慨然而發嘆於筵中者今觀幼學李挺楷所作詩義則不覺擊節慷慨嗚呼年少儒生若非恒存尊周之心則其形於辭者如此乎噫嘻大明吾東可謂不泯矣其在奬一人樹風聲之道可無特恩乎其令該曹不計年限卽付齋郎以表予意原文留中付諸壁右而覽焉

春秋講畢日景賢堂宣醞

昨夕獜經已訖工今辰宣酒一堂中春秋大義感懷切追憶迨年倍予衷

尊周錄卷之四

尊周錄卷之五

思漢歌詠

嗚呼 皇明仁恩偏洽我東感慨想念既沒世而愈不可忘真所謂其恩在爾心而爾苗在爾子孫者恭惟我 列聖悲慕之意溢乎中發之詞章而播人傳誦者甚盛降自章甫爰暨里巷亦莫不謳吟而寄憤是皆原於物則民彝而不容泯者茲加編緝欲使忠義之士有所感發而聞見諛甚更有待於博采云爾

列聖詩篇 各錄薪膽篇中

丁卯在江都聞胡差請削 天啓年號　鄭蘊

吾東奉朔幾千齡削去 皇元不忍聽廟議正當援義斥微
臣猶恐賁和成王師退步渾忘戰猛將臨危最欲生畢竟
中興誰可辦箕封免作左衽氓

有懷

宋史曾看賣國人不圖今日世皆秦朝廷自謂奇謀足司
直空勞短劄陳風雨小庭搔客髮夢魂中夜繞萱春可憐
杜甫誠愚矣稷契當年誤許身

雨中書懷

春雨和烟鎖海幾客窓孤倚苦低眉平生不學兵家事今
日羞聞媚虜辭

題天啓新曆

免魚東土是誰仁喪考悲均率普民天啓新元神繼聖皇基
鞏固億千年

偶吟

揮刃初期一死遄如何殘命尚頑然仲連孤潔終難跂元亮
田園可省愆

偶吟

憶昔壬辰年鑾輿亦蒼黃臣有秦庭哭　君能越膽嘗天
師終掃蕩神罷快重光今日朝廷上何人辦得強

聞引見弘立 丁卯

降虜宜明戮 楓宸引接卑甘言寧足信大義已先遺河上
王師老圻中狄馬馳朝廷幸無事喜色滋嵯眉

聞左相吳允謙與胡差同盟

黑牛兼白馬腥血滿盤殷相國無脾病謀臣有喜顏侏儒談
禮式犬羊雜衣冠東海非難蹈朝門望眼寒

述志 金尚憲 時被拘瀋中

人生善道此爲難達士分明識透關節義綱常扶植除能魚
取舍重輕間鍾儀確室琴聲怨蘇武天山氣乳艱一片素心
如可表汗青何慕衮華班

次崔遲川鳴吉韻三首

憶在 先朝際太平農桑四境樂此生靈臺一夕妖星動滇
海千層駭浪驚再造三韓蒙 帝力東田百折抑 宸情誰
知未死孤臣在萬里年年出塞行

又

誰使鐵輪旋我頭萬苦莫如今日憂憤快東溟亦難瀉死帰
九泉應未休天意茫茫問無路禍機歷歷來有由蒼梧山崩
鼎湖竭滿眼血淚迷神州

又

衣袖河梁別淚班壯懷投老愧嚴顏疎狂計策終無補悲憤

詩詞揔可刪故節盡凋知歲久長身難屈任腰頑春風邂逅
同歸處一笑從今說險艱

次蔡雩潭 得沂

朔庭氛祲未着消南國山河去路遙病卧藁卿凋故節苦吟
莊舄惱寒宵風塵莫道形容悴男子由来意氣饒誰挽天河
一曲水倒連滄海洗全遼

悲憤五首

洪武曾修萬里城不教邊塞虜塵生如何漢道猶全盛一榻
容留軒睽聲

又

兩宮當日下南城萬死羞同此虜生白首如今送燕獄仰瞻
銅輦泣無聲

又

奉節朝周昔作賓皇恩如海到陪臣天飜地覆逢今日未死
終爲負義人

又

中原爲主海爲賓萬國蒼生共帝臣三百年来恩澤厚臨危
效節幾多人

又

鴛湖龍沉隔上賓滿朝冠冕盡通臣欲求前後從容死共說

張春第一人

次金參判伯厚

鐵馬胡笳山海月紅眉戰血漢宮春諸侯不赴驪山約空憶

秦庭痛哭人

又

消息初傳海外臣欲傾悲憤瀉天津白衣王子竄荆棘紅袖

宮人啼縞巾

次鳳巖

欲向蒼〻問是非天魔不許款天扉何當化作冲霄鶴長繞

先皇御座飛

次遲川二首

十載蒼顏戴一天幾時同德奮三千氊城日落烟塵黑極目

燕山何處邉

又

愁聽荒鷄半夜聲遼河風土恨難平書生筆力慙無用誰慰

天朝九廟驚

感懷

死者遺慘酷生者受困辱身辱不足說國恥何由雪緬懷千

古上其人不可望余生生苦晩俯仰徒傷惋

可恨吟

可恨又可恨今天下拙訐謨久失宜大禽忽中絶豺虎處都
邑冠冕倒靴襪偷生竄身徒錦繡易短褐野老暗吞聲官
兵多委骨萬姓寄鋒鏑何忍獨苟活皇天亦不仁父亡子
不恤可恨又可恨滔天起杪忽民力最所惜費用宜撙節
罔念稼穡艱山河代無逸閻尹作阿衡佞幸爲傅說高皇
萬世業一朝同棄物　太子及親王倉卒不得訣中華臣子
痛反爲敵讐悅可恨又可恨夷言喜轉聒趫騰誇馬足辛苦
笑簪筆深思飜覆理得在創前失海内多賢藩周社應
再　大老載渭獵遺才收熙瑟中興并宣王三捷見一月
江南消息斷寸心增菀結所憂非吾力憂端幾欲輟自然

從中來真性無假說首陽邈難登隨處有薇蕨我屋石室下
歸騎何時發虛奏鍾儀音飽餐蘇卿雪威弘久未弦寶劒空
在室羈形外銷鑠憤懷中激切胡無百年運理豈後世屈
時聞達權論未終心已跳瞻彼赴海波日夜長汩汩可恨
又可恨此恨終不滅

李敬輿

呈清陰

握節西來愧漢槎不堪垂淚渡遼河窮荒萬里春無主碣
石千年海有波東土郎今誰魯仲中原從古憶廉頗胡天
昨夜旄頭落幾處王師奏凱歌

在瀋從聞虜人祭天地須赦

正當詔諭江南日却幸身幽塞北秋雜種敢安稱帝號皇天
豈肯享圜丘真人已據龍盤險遺老難堪鱉差拆棘孤臣
遲一死更瞻黃道洗遲眸

感懷

一望燕京百歎嗟兵塵漠漠暗山河眼中未見胡兒盡天下
虛稱義士多已恨漢儀俱變易豈知周禮亦消磨金陵
佳氣無時歇清廟生民浮再歌

次崔遲川

淚盡秋風碣石邊興亡何路問蒼天長城不改千年險寶曆
曾期萬世傳幽谷有灰經楚炬八公無樹却秦鞭　高皇
社稷今如此海內英豪得安眠

留別清陰

高名大節日爭輝白首燕山鎖北扉不識尾全還自愧謾將
衰淚灑征衣

有感

金甌一缺竟難完萬事都無寸念閑惟有故山松栢路年年
寒食夢中還

聞胡差入京流涕而作

氊幕車相接皇華路未通漢儀終必復胡運屬將窮不有臣
吳辱寧收伯越功江南無寸鐵撫劒向西風

又

無人終免死有國孰長存興廢一時事綱常萬古尊還慚東蹈海寧望北回轅爲語三韓士毋忘再造恩

夜坐清心樓瞻望　寧陵感懷二首　宋時烈

吾君德義孰能追江閣寒宵窮語時白首舊臣惟我在蒼梧古木爲誰悲天心仁愛災妖薦故老憂傷血淚滋坐久月沉陵栢暗不知何處跪陳辭

又

聖朝遺恩血泣追存亡危迫此何時當年薊北金戈訃此日陵前石獸悲天下腥膻誰掃盪鏡中容髮落華滋還思虎息從秦繆更誦閔翁感事辭

過南漢城有感　尹宣舉

天地如何至不仁忍令胡羯血吾民存亡且莫全歸數勝敗從來豈匪人溫祚古城餘七里段文新刻屹三津傷心東國十年事痛哭中原一漲塵

過三江浦有感

生憎江水流依舊丁丑春羞去不堙長恨人心還似水孤舟更渡廣陵津

拜石室歸路

漢賊終知不兩存誰將殘蜀抗中原若將成敗談時義萬古

東周亦可論

贈別洪沂川俞夏西行　李端相 字幼能號靜觀

送子西行淚滿巾西関此去暗腥塵人間不改龍灣路天上誰爲鳳詔臣花月至今虛照恨樓臺依舊揔傷神何當更續昇平事共泛蘭舟浿水春

讀明史有感

手閱青編味轉深百年興廢卷中尋誰懷管葛擎天志運入金元掩淚吟歷〻可知前代迹時〻得見古人心重恢大業吾王事自辛躬逢聖世今 時孝廟欽意復雪故云

別永安都尉洪柱元燕行

神州莽蕩陸沉哉萬里腥塵碣石來試上金臺南極目日邊猶有彩雲開

立春日有感 戊申

漢祚中天那可料晦翁斯語泣千春江南此日皇家運三百年來又戊申

有感偶吟呈宋左齋 甲寅

南極浮槎海上來紅雲一朶日邊開千秋大義無人識石室山前痛哭迴

寫憤二首

四海風塵暗中原戰伐停天何今日醉血已十年腥寂寞金

埒色依俙白馬刑　鍾陵一片土松栢自青〻

又

南宮陪法從簪筆共周旋感儀非漢日風雨接燕然　主辱
臣宜死時危筭出權非無鳴劒志瓠繫奈邦偏

亂後志感　　蔡聖龜 字用九號知非

三綱已絶國將傾公議千秋愧汗青忍負　神宗皇帝德何
顔　宣祖大王靈寧爲北地王諶死不作東窓賊檜生野老
吞聲行且哭　穆陵殘日照微誠

挽友

憶曾風雨鎖孤城天柱摧殘地軸傾我忍獨留看丙子君能
先逝守崇禎人情自古皆哀死時事如今孰好生若到雲鄉
朝　列聖善爲辭說莫分明

贈金自珍燕行　　沈東龜 應教

行人萬里幾西轅玉帛傷心舊路存易水悲風來擊節新亭
感淚落離樽十年關笛干戈動四海兵塵日月昏君去試看
燕地壯山河猶帶太平痕

還鄉 已仰胡勅至公以持平不肯赴郊迎之班罷官還驪州庄　　曺漢英

曺子還鄉日　崇禎十年秋羯胡稱帝敕冠蓋拜氈裘歲暝
身仍病時危宦亦羞故園松菊在只合早歸休

見新曆有感

青丘日月本 皇朝帝朔東須二百年曆象亦隨人事變今来
不復記崇禎

感吟　洪命夏 字大而 號沂川

南来消息自沾巾一脉猶存絶海濱萬里風濤辛苦客可憐
終作未歸人

敬次大報壇 御製韻　尹拯

先王盛德固賢親 聖帝隆恩亘萬春義奮尊攘遺志在壇
崇報祀縛儀陳 宸章特揭昭如日感淚空流濕滿巾忍痛
含寃死後已羣公可不一心遵

感咏　許格

中宵起坐衆星繁歷歷皆知北極尊開闢從来幾宇宙帝王
今古各乾坤君臣忍屈崇禎膝父老猶含萬曆恩青史莫論
當世事天無二日仲尼言

燕京志感　金錫胄 字斯百 号息庵

英皇往迹足堪傷欲說崇禎更愴然社稷于公真一介乾坤
中歲是何年煤山閣毁惟衰草天壽陵空只冷烟堪恨絳衣
無繼烈幾時皂蘖起叢顛

感咏　羅碩佐 甲寅萊山啓本入来公陳疏請起義復讎

遥聞白水起真雄已覺妖氛豁薊中九重誰奏春秋義一疏
吾陳感慨衷志切笞胡同貫于才疎繫越愧終童可憐今日

金臺廢田首神州淚滿瞳

感吟　　尹推

玉帛皇朝混一初中蒙再造百年餘非惟大義君臣定更覺
深仁父子如丁丑喪亡堪恥辱甲申淪沒便丘墟卧薪嘗膽
三王志萬歲千秋恨不除

尊周錄卷之六

尊周錄卷之七

寄憤後叙

嗚呼環東土數千里胥陷於無父之罪夫田横一壯士
猶守死不辱魯連一辯士欲蹈東海死堂堂大國胡無
一人烈士言念及此不覺眦裂

三首　　申昊

曾在龍蛇出狩日鑾輿顛倒鴨江濵若非漢帝天威赫千里
省鳥鏤休人

又

吾東禮義素稱華此日還慚拜醜奴濟濟衣冠猶舊貌北望

齊祝小單于

又

隮垣鍾鼓日喧〻来攪幽人午夢魂却嘆年〻郊外路還將
天樂引胡笳

感吟　　成汝枋

風雨驚前日悲歌白首年無人知我意明日又蒼天

請立　神宗廟疏　附　　李重明

伏以臣忘在尊周疾逆思漢平生感慨不越乎此安敢囚舌
於忙言之秋嗚呼　神宗皇帝壬丁年拯濟之恩窮天地亘
萬古而不可忘者嗟呼　園陵灰燼香火凄涼如在之　靈
尚何所依明〻陵降無往不在而曾樹大功德於我東則
靈其眷戀於我東審矣伏願思吾東再造之恩追先王服事
之誠擇地建廟俾禴祀以長存則不惟舉國之人皆懷悅服
宣祖大王在天之靈必悅　文孫之繼志矣臣嘗聞周公告
成王曰以功作元祀蔡沈引祭法而釋之曰能禦大災則祀
之能大患則祀之臣子之有功勞者尚且祀之況帝王之有
大功德者可不立廟而祀之乎議者必曰先聖賢之有之古
帝王之祀未之聞請援古以證之堯德協和萬邦而中國立
祠以享之禹功永賴萬世而吳越設廟以享之今　神宗之
功德於我東不在堯禹之下而可無享祭之所乎臣又聞蜀

人立祠并祭昭烈孔明今若立廟又當以楊鎬李如松等配享之乞聽臣言以慰兆民謳吟之思（按此疏實出思漢之誠也）

題羅顯道（良佐）長星詠後　尹拯

吾輩含冤忍痛頭戴一天而相與悲歌慷慨於蚤宛之中者即與文山之滯燕獄何殊而尺吐出胷中憤懣之氣託寓於一場空言者亦與其夢中好事相符矣嗚呼悲夫

麻浦志感　吳尚濂（幼清）

麻浦胡書碣山城憶鮮圍徒聞千乘國未見一戎衣將帥無籌策文章有是非朝宗迷舊路江漢欲何歸

補遺

聞南漢山城被圍（丙子）　趙相禹（字夏卿號時庵）

南漢孤城月暈同不知誰手捍重瞳鮮圍未見陳平計誑楚還思紀信忠三道大軍隨電掃百年高觀逐烟空遠瞻斗極頻揮涕雄劒龍鳴出匣中

聞南漢解圍

南漢城非遠難知消息真咸昌傳吉報文義暗腥塵白首登西嶽黃昏拜北辰鯨鯢未能斬愧作丈夫身

題曆書後

天地初回茅一春白頭驚嘆遠遊人崇禎猶得看丁丑大統何爲滅戊寅皇帝聖朝元是改小臣愚昧識非真蒼旻試

嗄容成鬼今日丁寧数罪嗔

傷時　沈之漢 字子章 号滄州

南漢當年和好成太王皮幣爲蒼生数三胡羯来燕塞十七
朝紳入鳳城五道函言終出口滿庭羣策寂無聲茫〻天意
高難問按劒中宵氣不平

送李省吾惕然書狀之行

遼河長路入燕城易水悲歌萬古情爲訪屠中擊筑士祇
今能有幾荊卿

自延安府將延北使於平山詑病中不勝興歎賦此仍投
紱而歸時維丁酉三月也

事之犬馬又珠玉一〻難堪窒欲新仍想前朝皮幣日幾多
剃髮入山人

又

恨未魯連蹈海死却思元亮賦田歸春風芳草平城道滿目
山河帶夕暉

寄尤齋　李一相

白日西郊綵仗還中原消息泣龍顔忠臣烈士崩心慟應在
窮山絶海間

過三田渡有感　金搢

鬼哭連城日欲冥山河羞帶犬羊腥單于臺下千官淚遍灑

春原草禁青

述懷　崔溥　羅錦南

挑燈輟讀便長吁天地間無一丈夫三百年來中國土如何付與老单于

見舟師西向將入寧遠賦此一絶　李昭漢　字道章

棹曲驚心不忍聞回頭脉〻向形雲帰来掩淚看遺集半是先朝事大文

尊周録序

竊以天下之義莫嚴於君臣之分亦莫嚴於人獸之別此仲尼所以作春秋而揭尊周攘夷之義者甫繫我朝鮮嘗蒙箕疇之教蔚有至道之化其遺風餘韻久而不泯是以唐補君子之風宋嘆禮義之俗而若其忠於大邦則如羅臣之奔蜀麗王之客秦者其亦庶幾於尊周之義矣逮我聖祖建義亦夷首尊京師既立國開祚而　聖繼神承東恭攄誠二百年來如一日矣　皇朝所以垂眷佑者實無間於内服其雪先誣而恢舊邦秋毫皆帝力雖慈父之比亦子尚無以進乎此者嗚呼此恩此義人豈可以忘之不幸陽九之會孽虜猖獗

而天下靡然甘心被剃焉惟我仁廟奮義敵愾將興問罪之
師平城之圍奄急而廟社先陷則噫嘻三田之辱尚忍言哉
而其它東之誠固不渝焉于時二三陪臣或就柴市或守西
山炳烺忠義貫日月而聳夷夏不以本朝斯焉取斯及至於
我 孝廟御極含痛窮天薪膽愈苦而中途 薨殂大義未
伸繼述之責今在我 當宁矣惟克遵遺志有先前烈而天
心不悔北庭無鮮區區江南又自刓弊則將何所修克酬聖
志之所願欲哉況歲月浸久舉世偷靡不復知大義之為何
物則 祖宗在天之靈想亦戚戚於冥冥中矣恭壽屏迹窮
山幽憤耿耿乃與同志謀曰精衛木石縱無填海之期天地
綱常實有晦絕之憂今使我聖天子生成之恩數爰暨 列
聖志事諸賢義烈志士嘔吟畢竟湮沒不照人耳目此吾輩
責也遂閉門專精廣加采摭積以歲月成了一部書而若夫
後編修攘之宜亦非敢務為大言誠有得於仵屋之餘而思
所以叶贊聖謨之萬一云爾仲尼所謂知我罪我者實有感
焉嗚呼痛哉崇禎再丙申三月既望臣完山李泰壽泣而謹
書

壽頤嘗從先師於松安東止谷時先師將著是書命壽頤
相役壽頤敢不盡心編紀既具先師將更加潤色就醫還
次有不暇焉乃以全編歸之壽頤使得釐整成緒壽頤遂

極意揣摩上下修潤間有增損不一而若其大旨要義亦不敢有所違也噫此書也明君臣之分嚴人獸之別有可以竢聖賢而不惑揭宇宙而不墜其亦東國之一春秋也先師嘗言邦人之招免被刵是諸賢斥和之功邦人之復見文明是列聖薪膽之烈然則今聖后所以扶天經植民彝致國祚之靈長者而此書未必不爲萬一之補矣歲丁未五月既望臣李壽頤謹題

擬上尊周錄疏

伏以臣簪纓舊裔蓬茅賤品少業經傳志不信道而反身之術無得焉晚就公車文不從俗而致身之願莫遂則即是天地間一蠹聖明世棄物特以傾葵之性原於天獻芹之誠切於心且其事關君師義建天地而有不容息嘿無言使之泯滅者則臣請忘僭冒死爲殿下一陳之竊惟春秋之義不過曰尊周攘夷而已周之不尊則君臣之分紊矣夷之不攘則人獸之別混矣仲尼所以明君臣之義嚴人獸之辨者此實天經地義之所當然民彝物則之所以然其開萬世之太平而揭百王之明法者吁亦至矣惟我箕封世遠疇敎羅氏千

年文獻莫徵農朝五百風雨晦冥則尊攘之義固不可與議
於其間而天開景命　聖祖龍興當漢陽定鼎之日值洪武
繼天之運尊中華之正朔而梯航輸琛變左衽之舊俗而冠
冕佩玉秩視親王義均內服以之還我數千年前仁賢之風
以之啓我四百年來禮義之化者實由尊攘之義以基之耳
恭惟我　列聖式遵大義世恪侯度齊宋于周大一統之義
著矣小中華之稱美矣及至我昭敬大王東恭攄悃愈懇愈
切惟其貞誠上格于天肆致我　神宗皇帝須會典之新書
而雪　先系之汚紊發天下之兵粮而拯一方之塗炭環東土
一草一木無不是帝德之所涵濡者其生成之澤顧復之恩

淪人肌浹人髓而亘萬世不可忘者則此豈止爲尊周之義
而已哉逮夫皇運際訖建醜搏噬而　仁祖大王不幸當此
世矣而其敵愾之義已著於親征衣之敎必東之誡不解於
受圍之日而帥臣失守廟社先陷則計出姑息志在後圖聖
心耿耿神明可質于時彼虜辱我　宗廟拘我儲聖使我任
臣妾之羞使我絕父母之息其戴天之讎窮天之恨原天理
即人心而歷萬世必可報者則此不但爲攘夷之義而已楊
孝廟間關百罹塗遠日暮至痛在心罔曰國疲罔曰民寡
惟至冤深讎必思洗雪惟天經地義必思昭揭其所以養十
萬之精炮積十年之揣摩而直以恢　皇祚於宇內彰大義於

天下爲訃者聖心皎然日揭而星朗也聖志毅然雷厲而風
發也惟天不佑大運其去而創業未半中途薨殂此聖子神
孫茹痛窮天而皇皇甫廟寔承遺志金珠皮幣往來之際卧
薪嘗膽之意常寓於其間　志感於幡龍衣之揭虔於大報
之享其尊攘之義既契乎仲尼之旨洗雪之圖久符於　孝
廟之烈至誠可以貫穹壤大義可以昭日月矣惜乎天心一
醉北庭無畔而大志莫伸仙馭遽陟則此東土含生痛泣無
恨而艱大之投今歸我　殿下繼述之責今在我　殿下我
殿下其果奮發哀痛日乾夕惕而切肖於不可忘之誓矣心
於可報之恥歟其將任辱偷安玩日愒歲而歸之於無奈何

之運諉之於不可爲之勢歟臣固有得士友之流傳亦或有
聞於卿大夫之賛頌殿下所以明大義痛深讐之意實有可
以繼　甫宗之志述　孝廟之事而上契乎仲尼之旨者矣嗚呼
我列聖尊攘之義既如是之光大洗雪之謨又如是之宏遠
堂堂大義永有辭於天下萬世巍巍感烈亦有光於天下萬
世而粤自有天地有史乘以來未有如我朝之懿者則是宜
有一部成書備述聖神之徽蹟申明春秋之正義昭揭天下
詔告萬世者而未有一人義士成了是事則此正志士仁人
之所深痛而永歎者也臣師故諮議臣李恭壽以丁仰亦和
臣李蔡之孫受業於先正臣文純公朴世采之門其於尊攘

之義傳之有自洗雪之圖講之有素孜孜乎正心誠意之學
拳拳乎正誼明道之術明春秋之首蘊經綸之具而欲申天
下之大義秉公正之識破黨氓之見深痛室中之私闕嘗言
人道當以綱常爲主時義當以尊攘爲先而世道幅裂一國
三岐黨言日熾大義日晦則吾不可以有爲於世矣遂抱負
墳典藏遯巖穴慷慨乎考亭忍痛含寃之訓啜泣乎詩人朝
宗溉鬻之詠人之不知而怡然無悔道之不遇而退然自珍
坎壈寒飢以終其世臣年二十負笈而至其門臣師謂之臣
曰一統已淪而宗周爲弁髦三綱已墜而大義爲空言余將
託空文而抒幽憤爲東方萬世訐耳留臣相役閉門專心三

歲編摩綱領悉具既而臣師久屬風痾就醫遷次于甸于奚
乃以全編歸之於臣而仍使臣修潤成書欲以效古人献曝
之誠而賁甫廟嘗膽之謨惟臣不肖未即下手荏苒之須世
事變異昂湖彩雲弓劒莫攀四林冷雨几席終閟臣於此不
忠於君有負於師而永爲天地間一罪人矣臣常獨抱遺書
含恨如結通來數年抱病窮山得有暇日料理是書上下修
潤成了一本區區之愚實欲一徹天旒彰列聖尊周之烈
顯先師光國之功惟一念耿耿于中而君門萬里不可徑
入儒冠投匭又涉流獘將進趦趄爲日已久仍伏念世道經
亂人理晦絶必也汲汲爲明天理而淑人心方可以救得危

亡是書所以明君臣之分嚴人獸之別者實惟爲今日之急
先務耳況仗念臣師遺塵已經六歲潛光隱德泯沒無聞斷
簡殘編零落不傳今使臣徒懷小謙不上此書則既無以救
此世道而 先王之盛德大業或不能盡播於宇宙先師
之遺忠餘頴將不免永泯於泉壤興言及此臣實痛傷雖欲
不進其可已乎茲將尊周錄二冊仰塵 宸覽此書此義固
可以質聖賢而不惑揭宇宙而不泯則臣誠惶恐伏想我
列聖在天之靈其必曰予有草莽臣一介能聞予遺志能彰
予大義也其於我 聖后大奮勵之新化亦豈無萬一之補哉
臣雖無狀決不敢阿其所私而妄爲過情之論違先師謙

之本心欺 聖后明〻之天鑑我 殿下如不以臣言爲可罪此
書爲可棄幸乞特宣明旨永樹風聲命之廣刊以壽其傳使
夫此書此義煒〻然照人耳目則是將淑人心明天理名分
得正而天典益叙亂賊知懼而王室益尊固可以救世道一
半而河清他日且使揭此書而播之中州則其所以大有辭
於天下亦有先於萬世者誠亦爲 聖朝莫大之休矣今之
議者皆言尊攘非今日所可辦而凡言大義者不過爲無用
之空言也夫仲尼之修春秋不過是空文而懿訓萬世立人
極矣孟子之距楊墨亦止爲空言而雄辯千古衛吾道矣凡
世之淑人心明天理之功固未始不由於君子之空言則爲

此議者其亦陋矣噫尊攘之舉固不是時月之所可成而惟
其炳〻大義亦不容一日之泯滅惟　殿下深加意焉謹昧
死以聞

再疏

伏以天下之義莫大於尊攘千古以來儒者之立言垂教而
明此義者獨有吾仲尼元晦而已王者之厲精誓心而行此
義者亦有我孝廟肅廟是已其所以嚴人獸之別明君臣之
分立萬世人極揭百王師表者至矣盡矣臣師故諮議臣李
泰壽嘗著一部書名之曰尊周錄淵源乎仲尼元晦之遺義
表章乎孝廟肅廟之徽烈欲以之播之萬世而有辭天下書
未盡勘而病遂亟矣乃令臣修潤卒業一徹天旒惟臣不肖
晚入科臼十年勞碌孤負所托只一念耿結通來數年得整
理成書仍繕一疏穴切冀少裨我　聖后昭述之大業見阻喉

司終不得上則臣遂抱書還山乃以疏本附之卷末而更述
一二感懷蔵之巾衍不敢爲更進計今我聖后乃以追遠思
孝之誠特舉寧寢展省之儀禮經所謂思其志之所存者
想亦耿〻於聖心矣止輦受言自有漢文帝之遺規在道陳
章亦有張齊賢之故事臣之進言此其時矣乃敢别搆一封
短疏竊得二卷成書拜獻於清蹕之下噫是書也明天地之
大義彰聖神之徽烈因將起聖后繼述之感裨聖后整
頓之化區〻愚忠已悉於原疏惟殿下諫省焉折臣於此
别有所懷朱夫子嘗言天下萬事莫不本之于君心今殿
下所以揚先烈而發新化者亦惟曰以心爲本若其存心之

要則敬與勤是已其心之湛虛明肅然莊齊進〻焉如日之
昇者此敬也其心之惕然儆戒確然存主久〻焉如月之恒
者此勤也然其廣大規模當以大學書定其間架嚴密工程
當以夙夜箴立其準的並乞殿下益加聖念焉忠悃所激
不冒至此臣不勝屏營之至

尊周錄外編 附

尊周錄五編之外又有後篇一丹四編一編止三編內修平編外攘而內修之目則明大義丘大志求賢才和朝廷恤民隱以上一編擇將帥鍊士卒整器械明師律固城池備封疆明陣制以上二編八道制置三編外攘之目則守戰相須三路進矢技藝長短○明大義以朴南溪三說爲綱曰承百世之統者有百世必報之讐又曰華夷之辨視君臣較重如麗之於元固是君臣 皇明之興鄭圃隱首建正議歸命義主至今士君子不謂之背君而稱其爲明春秋之義又曰栗谷謂許魯齋爲失身蓋嚴乎華夷之辨也按我朝於 皇朝息結父子不止爲君臣之分在彼虜讐閔 祖宗

不止爲人數之別則丙丁之恥無辭可解然而　列聖世世一念薪膽蓄憾積怨以有待焉未知天下義士可復相恕否嗚呼痛哉

○立大志以張子開太平之說顏子舜何人之語朱子金石亦透之訓栗谷學莫先於立志之言爲綱按有○求賢才以程朱之訓爲綱有按五節○和朝廷以洪範皇極說劉定之范祖禹語及　宣祖大王只破朋黨一私字秀吉之頭可致於麾下之教爲綱按朋黨之爲　國朝害久矣其志君殉黨禍其家國者固是臣子之罪而君上之或主偏執未盡一視者亦非建極之道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仲尼之告季氏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要只在人君之正心正心之要又在明學先正臣李珥所撰聖學輯要一部書盡之矣其專心致尋受用得盡者深有望於　聖后也

○恤民隱以夏書周書有若王制之說爲綱按以民爲天者國也以食爲天者民也足其食而保其民則斯得天矣　列聖世世誠專憂民呴嚅顧復三百年如一日蓋自堯舜湯文以後未有比其德者是以人心固結天命感哉然念一種旋濟之害其爲東民百年膏肓之言其源則實出於庸布二疋一人之困而害及一族一族之困害及一洞餓莩載路寃號于雲倘使　九重親覩其實狀則必將惻然却膳浪然出帑矣救此弊者要在均民之田使有恒產而已○小論大要是改軍制均民田欲使兵農相資民國俱裕所著錄爲一卷書第念均田設井不有大開闢世界無以行之者是朱子語欲畧見其槩於恤民之末而其書別行之以俟夫百世而已

○擇將帥有目曰論擇將之本擇將之術將兄之別求將之方宿將之重儲將之法任將之道軍中材士之數爲將之誡以古人格言及兵書語列書有按鍊士卒有目曰論鍊卒之法束伍之法迭射之法亦書古今格言有按○整兄械列書震天雷炮銃紅夷炮六合炮子母炮連子炮佛狼機火箭片箭背嵬甲麻札刀兵車天墜炮地雷炮鳥銃等

冦機之目畧書古今所論○明師律有目曰論師律之本明師律之目附以偵牒有按○固城池有目曰論城制得失論列城炮守之義論山城之利又有重壕設柵防灘守隘之目而制城条列書雉懸眼羊馬墻炮樓皆論其制感言炮樓之利按炮樓之制真是萬古良法今之為守國之策者每病都城之闊大夫都城闊則闊矣然其可守之方尺在炮樓苟使審量地勢列置炮樓數十所用精兵四五千人○一樓二十人○守之寇至則放其炮寇去則高其枕志定氣舒坐取全勝此豈非萬全之良制也夫○備封疆先言用士兵開屯田仍及馬政海防舡制舡制以丘文莊論楊么之舟以輪激水之說為綱也愚嘗思得舡制語及俞大叔大叔適按海藩依全言造舡其制左右有輪首尾設鷁揚輪激水相勢進退首或為尾尾或為首其道爾四檝固非他舡之所可議而試令乘潮順風者同發則輪舡之出其前不啻杳茫俞令帰語全稱其為海防神器

云○明陣制有九軍八陣之說并圖國朝五衛陣說并圖三疊陣倭陣說○八道制置先言鎮管制仍自畿輔制置列書八道制置而每邑書軍兵民戶穀物城堡關阨數而此篇未盡修按國無列鎮與無國同守失要衝與不守同其置鎮守要之方固不宜少有疎謬而若其城堡之必錄關阨之悉記欲使本鎮隨便運樂在城堡則或分軍張勢或保民清野在關阨則或植木聚石或藏弩埋炮無非為禦侮守國之長策至於賊所必由我所必守之地則又不免妄加更張此在謀國者善恕而外此計多形便實有未盡記載者其盡心國計悉力經紀亦有望於當路之君子云○守戰相須以邵康節用兵說及柳西崖所論守其必攻之其所必守語為綱有按○三路進兵其言曰今夫烏薪膽計者固在乎義旅之一舉必待其預養西北士兵十萬拊恤如子教訓如法方可即戎矣直路則兵車五百

乘各乘載震天雷一坐精炮王萬由鳳凰城向遼東遼東是高麗本地居民又是東人之丙子被俘者天理人事定當有一番得力之時矣水路則輪艇二百隻精炮二萬風汛一便直抵天津以挾燕京門庭北路則用精炮一萬渡江而西抵建州仍趨瀋陽遼絶其巢穴管作養士三萬橫行天下今苟有精炮十萬轉閒千里則天下其誰當莫鋒者南老の南格養師古也の所謂古月之於魚羊者庶幾於吾身親見之也

技藝長短列書倭奴猶奴東人所長又列弓矢鳥銃大炮輿火箭兵車騎兵及設伏之具攻城之具沓論得失而兵車条下感言車戰之利技車之用大矣一可以止衝突三可以載糧粮兵兇三可以冒敵前進四可以藏騎伺便五可以載大炮六可以庇雨雪辟病卒又行則鳥陣止則鳥營行師之用莫善於此論者謂東方山谿險阨不利用車所太行之險盛車亦行史稱李陵出塞行三十日至後稽山以大車鳥營又今金虜專用騎戰而兩子入寇時自瀋陽車戰大炮軍裝來抵南漢江都者無數我國北道人亦作柴車駕用一牛上下山坂是知車之用無地不宜況古法易野車鳥主險野人鳥主此在知兵者運用如何耳

先師嘗言周之必尊而義之體立夷之能攘而義之用行此編之有內外即此義之具體用也愚念內編所載是列聖志事固可以垂宇宙而不墜外編所論是一世經紀必待夫乘時宜而可行壽頤之承遺屬今將三十年在內編固已盡心讎校稍〻行世惟外編久未暇焉年來天下事大可知爾乃於社園持祓之日加意繕寫功既畢仍伏思先師遺意蓋將以此書明大義之體用而贊聖謨於薪膽然則是書也不可以私諸巾衍猶望其萬一有補於

尊周録

世道云歲癸亥中元臣李壽頤題

尊周録外編終